

荆園小語集

記

仁漢題



上海三友實業社承印部印



# 毛巾被

三角牌	毛巾被	四季用	都輕便
論質地	糯而堅	看顏色	雅而麗
既可蓋	也可墊	善吸汗	避冷氣
極溫暖	很適意	宜長老	宜幼提
夫婦用	更相宜	夜夜用	強身體

## 三友實業社

上海南京路浙江路東首



A541 212 0016 7841B

荆園小語集證

荆園小語原序

# 荆園小語原序

先端愍公盡節時，舍弟煜，年十七，盼方六齡耳，幸皆成  
 立，頗知讀書，循禮法。迴思此十五年中，腐心漬血，敢望  
 有今日哉！向閉門，不令關一事，漸長不能概廢酬接。恩  
 怨是非，自此始矣。暇時爲道，身所閱歷，或耳目有觸，書  
 置座間，久之不覺纍纍。然老生常談，粗亦有裨世故，量  
 情酌理，務爲得中。惟恭惟默，庶幾寡過。予與兩弟交勉  
 之。若夫微而心性，大而倫紀，昔賢所已詳者，不敢復贅。  
 順治戊戌花朝申涵光書於懷忠堂

海

上海圖書館  
 藏書

(1)

1055171

又序

小語本藏家塾，諸長者見之，以爲有益幼學，遂爲傳布。蕭太翁又刻諸閩中，或亦持身接物之道，不無小補與。因加訂正，再付剞劂。人生晚節爲尤難。予是年五十有五，頭顱日老，德不加修，甚可媿也。是編期夕自考，用作警惕，庶幾晚年寡過云爾。豈敢自負知途，儼然曰幼學司南哉。

康熙癸丑日長至涵光識



## 序

余鄉廣平申島盟先生，荆園小語一編，言近旨遠，詞簡意該，不善讀者，或以平易忽之，此平原張尹先先生之集證所由作也。余披其全帙，或援古訓，或採方言，縷折條分，務期闡發詳明而後已。有淹雅所然稱，而其理反淺，有邨嫗所能解，而其理轉深者，日用之恆，具見天人之蘊，洵所謂閱歷人情，卽是醒賢學問也。余生也晚，未獲親聆先生教，而讀其書，穆然想見其爲人，殆舉足爲法，吐詞爲經者歟。丙辰冬，余奉椒權攝斯邑，卸篆後，

假館於 秀田公之別墅，公於先生爲從子，余於公  
爲甥壻時，先生曾孫名暉者，方校訂是書，將付剞劂，  
秀田公因以序命余，余愧簡陋無文，曷足罄 先生  
之宏深於萬一，第以敦促不已，未敢固辭，且喜斯書一  
出，有裨於世道人心者，功甚鉅也，是爲序。

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夏五中水媼再晚蘇名顯頓首拜  
識

## 重刻荆園小語集證序

荆園小語廣平申臆盟先生著也。先生爲端愍公後，邃古能文章，而尤以詩學顯。同時江北七才子，先生其一焉。生平著述，侈然隆富。是編迺暮年手訂者，孝友大端，以及起居瑣事，娓娓言之，所以示法戒，挽頹風，理正而事常，言近而旨切，其書必傳，其用心亦良苦矣。張尹先先生集衆說而爲之證，精理要義，得此彌彰。與先生維世之心，得毋旨同昭，而道同揆歟。晚近以來，士人束髮受書，曰弋科名也，冀顯貴也，所講授者，投時之業，所肄習者，獵取之端，目不覩老成之典型，耳不聞先正之讜論，迨科名矣，顯貴矣，無所以淑身者，何以淑世也。而不科名，不顯貴者，固無責於淑世也。而又將何以淑身乎。近見流傳名賢各樣格言，以及勸善諸編，類皆輔翼經傳，所以勉人之淑身而淑世者，至詳且悉，曾擇數語刻行之。茲從王若洲學博處，得此書，見其示法戒，挽頹風，較他書尤關體要，且語淺易明，可以助賢哲，可以警庸流，可以淑身，可以淑世。惜板存山左，遠莫能致，爰商同人，鳩貲以付剞劂氏，流播漸廣，其係乎世道人心，誠非淺鮮，庶不沒作者證者之苦心云爾。

時在

咸豐庚申歲季春下澣溲陽吳鉞鍊齋氏謹識

優哉游哉

# 面盆裏看西湖

清晨，以三角牌西湖毛巾放面盆裡蕩漾着，白毛映綠水，彩景撥清波，美色當前，內心中有無限樂趣。

西湖毛巾沉面盆中，西湖什景，即直射眼簾，遠山近水，叢林樓閣，歷歷如畫，游目騁懷，至足怡情。

西湖毛巾，美如西子，牢似真金，用足三四月，春光宛在，不損絲毫，故三友實業社，擠得鬧鬧攘攘。

## 凡例

覺賦質迂疎，於詞章藻績之學，性所弗好。獨好錄古人格言名論，用以收拾身心，期無大過。凡家塾所藏，以及友朋案頭所置，口誦手抄，無間寒暑。最後得廣平申臆盟先生荆園小語一帙，大而倫常，小而日用細故，持身涉世，皆有成轍可尋，往往砭我痼疾，輒令人神悚骨慄，不能止。因質之所抄，先正嘉言，若合符節，卽或言各有當，亦以互相發明，取彼證此，無不胥合者。撮抄一冊，名曰荆園小語集證。特弁例言八條於左，自警而已，非敢公世也。然而學者謹小慎微之道，略具於此，未必無小補云。

一是書所輯，大約得之借抄者居多。彼時期以自箴，並未抄及立言者之名姓。且賦性善忘，閱年既久，並不記出自何書，言自何人，幸勿以掠美譏之。

一抄輯之時，原從簡略，或全篇而僅錄數句，或一兩段而止。亦有交遊讌集，偶翻舊帙，記其大略，而字句之間，不能全記者，率隨筆補之，非敢改削古人舊文也。

一是書以荆園小語爲主，故與本文互相發明者存之，否則概不登錄。間有與本文不合，而意可以參觀者，亦存之。至於本文兼言數事，而祇證以一二事者，蓋以此書本

非定本，隨見隨錄，以俟異日補入可也。

一 鳧盟先生於我輩爲先達，而於往哲前賢，則爲後學。取古人之語，以證今人之書，幾疑倒置矣。是則不然。學術原屬公共之物，安見古今人不可坐證一堂耶。卽以中庸論之，彼子思子之書，尙可以宣聖之言證之，況古人乎。

一 高談心性，固屬主腦。然探微鈎元，而不切於日用，亦過高之弊。反啓後人空寂之疑。不若此書，布帛菽粟，而總不外主敬二字，爲有把鼻也。語云：細行不謹，終累大德。切勿視爲庸近而忽之。

一 感應篇、陰騭文、功過格，皆勸善之書，但爲徼福起見，爲下乘人說法，則可。學者以古人自命，義利之界，不可不明。故因果報應之說，概不敢錄。

一 集錄古人之語，十有八九，亦有愚見所及，間亦存之，然亦融會古人成說，而非獨出已見者，故不復別註也。續貂之譏，幸爲諒我。

一 累年所抄嘉言懿行，甚夥。今只錄嘉言，而懿行闕焉。誠以此書行笈自隨，期於日閱一遍，故概從簡便，挂一漏萬，各將安辭。



# 荆園小語集證卷一

廣平申涵光鳧盟著

平原後學

張子覺尹先敬輯  
董元度曲江參訂

貧賤時累心者少，宜學道。富貴時施予者易，宜濟人。若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集證）貧賤所難，不難在砥節而難在用情。富貴所難，不難在推恩而難在好禮。吾輩值貧賤時，若遇窮乏者，量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貴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也。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便是仁人利達事。

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墮間醉飽，祇爲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富而好禮，貴不忘學。曾不數見，果能於潤屋時，潤身以德。人爵得天爵，弗棄則豪傑。

也。而聖賢矣。

貧時肯濟人。纔是性天中惠澤。鬧場能學道。方爲心地上工夫。

常有小不快事。便是好消息。若事事趁心。卽有大不趁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集證）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於樂境矣。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

事當快意時。能轉。不特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時。能轉。不特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恩裏由來。生害故快意時。須早回頭。敗後或反成功。故拂心處。莫便放手。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自多營

營耳。

（集證）居易以俟。雖造次顛沛，亦覺從容。行險以倖，雖富貴利達，亦多齟齬。以我轉物者，得固不喜，失亦不憂。天地盡屬逍遙，以物役者，我逆固生憎，順亦生愛。一毛便生纏縛。

貧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權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藿旨於膏，梁布袍暖於狐貉，編氓不讓王公。棊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營營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貧須要禁奢心。故云：良田千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外物雖多，亦奚以爲。

世人爲榮利纏縛，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世亦不塵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耳。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集證）飲席中談學問，談人陰私，談宦游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願聞，然談宦蹟止於取人笑，談學問使人妬，間有取禍者。談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每見宴會交接之間，或人品不齊，或相貌不全，或今雖貴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人所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弗犯人所忌諱，令其愧憤，亦君子長者之道也。

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貽笑千古。

（集證）陶潛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東坡曰：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歐陽永叔最愛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固是絕唱具眼。或謂永叔在青州，手書此詩於廨後山齋，通字乃作遇，有石本。若然，則是點金成鐵，初不解此詩之妙也。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集證）止謗莫如自修，有其事不可辯也。無其事不必辯也。無其事而辯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辯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避嫌者嫌愈重。辯誣者誣益深。君子只是心中。如重門洞開。略無回曲。如入牕玲瓏。毫無掩護。則嫌不避。自遠。誣不辯。自明矣。

吾輩若透卻名利關。人安能軒輕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卻。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倘還有些渣滓。卻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此與行無忌憚。而不恤人言者。相霄壤。

飽諳世味。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

小人當遠之。於始一飲一啄。不可與作緣。非不我恨也。汎然若不相識。其恨淺。若愛其才能。或事勢相借。一與親密。後來必成大讎。

（集證）諺云。居要好。鄰行要好。伴孔子只貌似陽虎。遂受匡人之圍。黃鵠與黃潛善。只同姓。誤得殺身之禍。子曰。毋友不如己者。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而況比之匪人乎。

昔人云。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豈特子弟。雖成德亦不可。夫便佞

之輩，非盡欲破國亡家也。燕溺之朋，非盡欲喪德敗行也。其學術識趨，卑汗庸下。一與之狎，必喪所守。此身如走坂之丸，不極於下，不止也，危哉。

察言觀色，小人用之，亦有一段因時中節之妙。祇以心術不正，其用心愈巧，其離道愈遠。吾輩晉接之間，物交外誘，往往有陷於小人而不自知處，辨之不可不早。

聖人處小人，不露形迹。中間自有得已處。高崖陡壑，直氣壯頰，皆褊也。卽不論取禍，近小丈夫矣。孟子見樂正子從王驩，何等深惡，及處王驩與行，而不與比。雖然，猶形迹矣。孔子處陽貨，只是個給法。處向魘，只是個躲法。

怪。結盟是近日惡道。古人不輕交。故交必不負。今訂盟若戲，原未深知，轉眼路人，又何足

（集證）交友者，要先淡而後濃，先疎而後親，先遠而後近，有善必告，有過必規，有約必踐，有急必赴，有疾病必扶持，不以新易舊，不以貧易富，不以賤易貴，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之謂真交。此之謂耐久。朋管鮑分金，雷陳讓位，巨卿素車輓送，足爲千古生色。

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勸，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分。



有害則苟免而不恤，或事便先取而不讓，值機會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人生知交原不能多，古人尚有舉世無知而惟誦詩讀書以爲尙友者。若逢人把臂到處投轄，與自己性情有何關涉，不惟損德亦且生事。朝眼白，暮眼青，交空定於杵臼，翻手雲，覆手雨，契誰結於芝蘭。是以叔夜有七不堪之書，孝標有五可絕之論。

勘一利字不破，更講甚理學。

（集證）塞得物欲之路，纔堪闢道義之門。弛得塵俗之肩，方可挑聖賢之擔。孟子開卷便極言好利之弊已，知此一事乃千古病源，與仁義是正對頭。此關不破，雖終日言仁義，總無實用。況置仁義於不講乎。

爲善而欲自高勝人，施恩而欲要名結好，修業而欲驚世駭俗，植節而欲標異見奇，此皆善念中戈矛，理路上荆棘，最易夾帶，最難拔除者也。須是滌盡渣滓，斬絕萌芽，纔見本來真體。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旺，失則氣汨，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爲。

外物所制。幾於道矣。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恥。傲亦非分。總不如蕭然自遠。

（集證）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薦蘿施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恥。故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爲魚鳥依人。

廉恥二字。須於閉門時養成。出門時試驗。小而一介。大而萬鍾。道理原是一般。若自做秀才時。已將此二字。斲喪殆盡。又何怪蠅營狗苟。奴顏婢膝。終身倚牆靠壁。傍人門戶。沒箇自家。跼脚去處也。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曷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自紛紛。何益哉。

子輿氏設齊人之喻。分明似一軸畫。又似一堂排場戲劇。其模寫形容。備諸醜態。讀此而不惕然悔悟者。木石也。

奴僕小過宜寬。若法應撲責。當卽處分。不可憤憤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端。法卽應責。亦須委人。自行鞭撲。易至過當。且暴怒時。百脈奮張。先己自損。誤傷脛腕。猶其

小也。

（集證）奴僕供吾役者也。以爲既食其食，使之赴湯蹈火，不爲過，稍有過失，卽加痛楚，甚至辱及所生，獨不思誰非人子，誰無父母。奴僕父母，非我奴僕也。奈何遷怒及之。且奴人於暴暑烈日，淒風苦雨之下，况瘁已極，能勿動念。淵明戒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人之待子也，乳哺之，衣食教誨之，過而不改，則夏楚以儆之。至待僮僕，豈盡廢鞭撲哉。但須有衣食教誨之恩，養於平日，宥其小眚，懲其大過，是卽以子御僕之道也。

人雖微賤，粗得謀生，必不願爲僮僕，困苦乞爲奴，亦不得已而爲衣食計也。使令之際，須酌其難，易常使其力寬然有餘，而後施以督課，則無不辦之事。既勞其身，當體其心，一言撫慰，溫於挾纊。至於有罪加責，勢所不免。然苟非有心背主，負固壞法，則其他細故，無不可宥者。蓋以此輩生長微賤，天資多愚，頑劣庸下者其常，而謹慎才能者其變也。既無知識，必易誤事。惟知貪得，自然欺心。在我駕馭而用之耳。

婦人多褊急殘忍，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委曲開諭之。其間必有曉然者。婢僕有過，不得已而鞭撻呼喚，使令辭色

如常，則彼自相安。倘怒之而不釋，小人懷怨，每致輕生而自殘者，可不戒哉。

畏友勝於嚴師。羣遊不如獨坐。

（集證）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諍，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嚴師，則矜持收斂，而過無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既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更發明得仔細。况直諒多聞，更足令人生敬者乎。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談心性之學矣。蓋獨坐則靜，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機括，惟靜者能看得透。天地間真情景，惟靜者能題得破。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皆偶合也。

揚慈湖靜坐返觀時時有得象山鼓震牕櫺豁然有悟皆非虛言也人常瞑目靜坐自然別有一段光景余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天空人靜諸緣屏退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

親故有困窘相求量情量力曲加周給不必云借借則或不能償在人爲終身負欠在已後或責望反失初心

（集證）房族親友鄰里其貧者苟有所闕必請假焉亦人情之常雖米鹽酒醋類計錢不多若借而不還未免取索索之既頻則必傷情矣何若念其困窘隨吾力之厚薄舉以周之則我無責償意彼自無怨我心縱不滿其欲或怨亦不至如責償之甚也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又惡其巧言善辯若覩面無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你到無錢便得知且禮義生於富足豈有有餘之人甘失信於人哉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益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爲疎傲或事應面謁亦不

必屏人密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我下石。

（集證）士大夫居鄉，惟宜杜門讀書。日以嘉言懿行，教導鄉里子弟。如有年通世誼，門生故吏，臨蒞茲土，尤當避嫌遠疑，非公不至，斷不可干預外事，營求小利，自處卑賤，以取輕薄。

士大夫居鄉，貴乎自重。地方果有利弊，不妨直陳，苟非切己，概行謝絕可也。雖係世誼，素交，只以不相見爲主，寧可禮節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究竟何益之有哉。

今世縉紳居鄉者，只要在家讀書，靜坐，不管閒事，敦倫理，屏嗜慾，勿干謁，有司禁絕假託，用勢者耳。

權貴之門，雖係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蹤少，就好。嘗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之句，可爲新進之法。

人生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可讀書，守志不勞，經營若家道素貧，亦有何法，惟勤學立行，爲鄉里所敬重，自有爲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集證）家貧者不可因貧而廢學。家若富不可恃富而廢學。貧若勤學可以立身。富若勤學名乃光榮。學乃身之寶。學乃世之珍。是故學則爲君子。不學則爲小人。凡爲學者各宜勉之。

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而已哉。語云。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言也。

書畫古帖。可以寄興。嘉者自當愛惜。若夫設機心。費重貲。則不必矣。

（集證）書與畫皆一技耳。前輩多能之。特遊戲其間。後之好事者。爭譽其工。而未知所以取書畫之法也。夫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爲書得之者。自應生敬。况其字畫之工哉。至於學問文章之餘。寫出無聲之詩。玩其蕭然筆墨間。足以想見其人。此乃可寶。而流俗不問何人。見用筆稍佳。

者則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畫工所能，何足貴也。

生平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無益。良然。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翫器，皆不可蓄。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管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眞定梁公有畫字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捐館後爲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身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劇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聲效、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

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隲，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談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譌傳譌，或且疑爲我作矣。

（集證）凡作格言莊語，原以勸人爲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弦易轍，卽化爲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淫詞豔曲，雖以戒人爲惡，人乃忽視其戒，癡心想慕，將效爲惡。惡事未必卽行，而作者之造孽實多。

善謔浪好詼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中冓，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確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言。

詆人者，必非正人。聞其說，不可輕信其是。毀人者，必是小人。入吾耳，不可妄出吾口。凡詩文成集，且勿梓行。一時所是，師友言之不服，久之自悟，未必不汗流浹背也。俟一二年，朝夕訂改，復取證於高明，然後授梓。若乘輿流布，遍贈親知，及乎悔悟，安能盡人而追之耶？若能不刻，則更高。

（集證）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

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災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趙孟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妾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入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豔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子建詩成七步，穆之書答百函，敏而工也。相如百日著賦，太冲十稔構思，遲而工也。假令蕪詞填於胸臆，累句擁於毫端，即使刻燭而叩銅，祇堪覆瓿而行火。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

（集證）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濃鮮，昏人之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儉美德也。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

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瓷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敘閒話。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琴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每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汙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爲。彼淡薄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閒。夢寐清爽。此中樂趣無邊。超出世情遠矣。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爲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集證）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闖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寧令人怪其不來。毋令人厭其數至也。

昔人有求其友以非義事。而不見與之。其人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復用爾友乎。友答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復用爾友乎。是故朋友原以義合。如其非義。自不可因。素交而輕徇之也。

士貴乎。自重。干瀆人事。斷做不得。每見人有求於人。便在那人面前。卑屈諂諛。無所不至。及不如所求。又怨恨不已。終不知反己自立。小人之態。往往如此。徒壞自己人品。取人下賤而已。不但求人之事不可做。先不可有求人之心。心要求人。便害事。便已低下。做不起人來。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是以趨炎附勢。無煩孟嘗之三千。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是以赴義捐軀。堪羨田橫之五百。

奸人難處。迂人亦難處。奸人詐而好名。其行事有酷似君子處。迂人執而不化。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我先別其爲何如人。而處之。道得矣。

（集證）眞君子易見。眞小人易見。惟以小人之機。而文以君子之名。則未易知也。王安石之懷。雖韓琦。富弼。皆以爲賢。而惟呂誨知之。秦檜之奸。雖張浚。趙鼎。皆以爲可。而惟晏敦復知之。人未易知。知人誠不易耳。

有似君子之小人。老詐濃文。善藏巧借。爲天下之大惡。占天下之大名。事幸不敗。當時後世。皆爲所欺。而竟不知者。有君子小人之間。行亦近正。而偏語亦近道。而雜學圓通。便近於俗。尙古樸。則入於腐。寬便姑息。嚴便猛鷲。是人也。有君子之心。有小人



之過者也。每至害道。

小廉曲謹之士，循塗守轍之人，當太平時，使治一方，理一事，儘能奉職。若定難決疑，應卒蹈險，甯用破綻人，不用尋常人。雖豪悍之魁，任俠之雄，駕御有方，更足以建奇功，成大務。噫，難與曲拘者道。

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盡試所學。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狼狽以敗者，定無多人。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耳，不足較。若本是瓦礫，誰肯珍藏。故君子必自反。

（集證）果是瑚連人，不忍以盛腐臭。果是荼蓼人，不肯以薦宗祊。履也，人不肯以加諸首冠也。人不忍以藉其足，物猶然而況於人乎。榮辱在所自樹，無以致之，何由及之。此自修者所當知也。

每遇拂意事，即須思孟子三自反章。我必坐一項在。且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爲，非禮無行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毀人者不美。而受人毀者，遭一番謗訕，便加一番修省，可以釋回而增美。欺人者非福，而受人欺者，遇一番橫逆，便長一番器宇，可以轉禍而爲福。

古書自六經通鑑性理而外，如左傳、國策、離騷、莊子、史記、漢書、陶杜王孟高岑諸詩，韓柳歐蘇諸集，終身讀之，不盡不必。別求隱僻，凡書之隱僻，皆非其至者。

（集證）文章議論，識見要有根柢，萬不可以時文做時文，倖博科第，須以四書五經、廿一史通鑑性理、下陶冶鎔鑄去其糟粕，得其精華，以植立言根本。復以左傳風華、漢書渾灑、國策才辨、史記筆法，合併唐宋人文，韓柳歐蘇諸集、陶杜王孟諸詩，各家氣骨風神，亦下陶冶鎔鑄，抉其神髓，以發立言條幹。然後以有明入朝文字，慶歷巧法，啓禎才情，正嘉純正，成宏渾厚，暢其枝葉，尤要在以仁育義正，知言養氣功夫，足其元氣，庶幾經世。國均有賴於斯文，否則揣摩貼括，僅於考卷鄉墨房書討生活，以期干祿倖進，異日致君澤民，擔子出何本領肩住？卽令瓦缶雷鳴，置身通顯，無本之學，必爲世上之風雨動搖。一旦喪節敗名，終詒天下後世非笑。昔人云：當爲天下第一等人，無徒爲天下第一等官，予謂做第一等人，先要第一等學問。文正武侯功業震地驚天，皆在預從伏處時，一一了當，不待臨出卒辦也。至於隱僻之書，務極

艱深令人難解，最足壞人性靈，斷乎不可寓目付之丙丁可耳。

責我以過，皆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卽詩文亦然，贊者未必皆當，若指我之失，卽淺學所論，亦常有理，不可忽也。

（集證）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碁局勝負，對弈者惑而旁觀者審。非智有明闇，蓋靜可以觀動也。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則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吾者可量也哉。惟其然也，所以大賢如顏子，常問寡問不能。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彼肯盡言，吾卽從此盡善。豈非甚幸。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之，兼取人善，盡聞已過。此先儒示人成德之要。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往往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

疵病。瑕瑜不掩。常寓鼓舞之意。至誠待人。必不我怨。嘉者逢人稱說。謬者絕口無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

(集證) 今友道不講。久矣。詩文傳閱。取美批評。爛圈點。互相詒炫云爾。能以劇切進者絕少。否則指其大謬。摘其小疵。逢人便說。傳爲笑柄。豈但刻薄而已。亦取怨之漸也。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亦不樂。且或強辯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

凡作應酬詩文。其害非一。作之既久。流向熟俗一派。遂不可醫。況委囑紛紜。烏能盡應。應者不以爲德。不應則謗毀百端。甚且尊貴人。臨之以勢。違則懼禍。從則難堪。不如慎之。於始。素無此名。庶幾可免。

(集證) 大凡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以及著於序記。皆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

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謀矣。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觀。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於文格益靡且遠。惟白沙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廣佐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於當道，一嫌於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羅大經鶴林玉露一條論揚雄云：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豈肯附之，劇秦美新，不過言遜以免禍耳。阮亭鄙之，判其側云：危言旣不可，不言庸何傷。愚人指仙佛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或起祠造經，鑄鐘施藥。我旣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衆黨護，有時致辱。

（集證）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計。惟有遠之而已矣。

元以西僧爲帝師，使羣臣受戒。廉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某帝時，班迎國師，百官皆拜。惟祭酒某向之舉手曰：國師爲天下僧人師，吾爲天下儒人師，各不相拜。國師唯唯，惟此

二公處荒淫之世，遇悖亂之禮，而能遜言以免，可謂有方矣。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

世傳作水滸傳者，三世啞。近時淫穢之書，如金瓶梅等，喪心敗德，果報當不止此。每怪友輩極贊此書，謂其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反悅其似也。至家有幼學者，尤不可不慎。

（集證）傳奇小說，多屬子虛。彼崔氏銜冤，西門戴恨，文人綺語，造罪良多。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概，中下爲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遠不具論，近如烟鬟穢史，童癡藝編，皆出自華胄名流，而竟遭天黜，可爲寒心。

昔人謂黃魯直作豔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豔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卻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可懼。

行客以大道爲紆，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循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集證）學業不精。做甚秀才。故必力攻文藝。然又不可萌患得之心。功名儻來。即使畢世沈埋。也須順受。制行不卓。成何人品。故必挺立躬修。然又不可存好名之念。性命已事。即使人多非詆。不用疑。慚。用度不儉。將來難繼。故須隨處酌量。然又不可蓄鄙吝之腸。爭毫末之利。務使度量襟期。超出於勢利俗情之外。生產不治。俯仰何資。故須隨時料理。然又不可起憂貧之意。急求富之圖。致使精神意趣。泊沒於田園屋宅之中。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鉅鹿陳世寶。易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則理直而辭順。爲無病矣。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而順理。則循規蹈矩。自無任情率意之舉矣。

人有求於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誤乃事。

（集證）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即不能。當和言。巽語。告以難應之故。不可疾言愠色。拒之太嚴。亦不可託故遷延。令其失望。

吾輩以胞與爲懷。詎不欲調人之急。濟人之困。奈力不從心。愛莫能助。自不得不婉言謝之。一似少拂其意。而難安者。則吾心自白。而彼亦不怨。

恩不論多寡，當厄的，壺漿得死力之酬，怨不在淺深，傷心的，杯羹召亡國之禍。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集證）吾輩用財，勿爲好施之舉，勿存慳吝之心。人負欠於我，不急求償，我負欠於人，如期必結，用之得當，雖千金不惜，用不得當，雖一錢不輕。

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於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毋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有一介必吝者，有千金可輕者，而世之論取與，動曰：所值幾何，此亂語耳。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作寄遠人書札，與家書同，當於前夕成之，臨發匆匆，必多遺漏。

（集證）凡寫家書，未有不於前夕成之者，何則？慮有所遺也。若泛常書札，或不必然。至致書遠人，則又正該如此，否則必將有所遺矣，可奈何。

煩寄家書遠信，不可推託，到即交付的確，切勿沈閣。稽遲肯爲人宛轉寄家信，不浮沈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騰事。



他人僮僕，遇我或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稱謂不如禮，彼與我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若自己僮僕，須時時戒飭之。

（集證）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途，皆側立讓行。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生事不生事，皆由此而起。

馭下者，苛虐固所不忍，而縱肆尤所不宜。每見達官貴人之家，豪奴悍僕，尊如帝天，出則怒馬鮮衣，入則呼盧浮白，或鄉親路遇，而竟不下騎，或賓客踵門，而坐不為禮，使強者奮怒而行，弱者飲恨而去，甚至借端生事，倚勢詐財，為之主者，絕不聞知，而衆叛親離，友讎人怨，已不知凡幾矣。慎之慎之。

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遠之。

（集證）耳虛而善受物之來也，聽與否，耳為政與，心為政與。太甲篇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邪正不並立，第人往往喜邪而惡正，蓋正言逆耳者也，逆耳則難聽而不知苦言藥也。邪佞悅耳者也，悅耳則易聽而不知甘言疾也。何也？佞人設心機巧，善於逢迎，知我意所樂為，不顧背禮與否，輒欣然附和曰：此不可不為者也。知我意所不樂為者，亦不顧其合禮與否，輒毅然止之曰：

此必不可爲者也。夫所云不可不爲者，吾樂聽之，則於禮之不可不爲者，斷不能聽矣。於所云必不可爲者，吾樂聽之，則於禮之必不可爲者，又斷不能聽矣。嗟嗟，人欲日肆，天理日遠，將不知其何所止也。伊川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裏鍼。深讎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泄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進言之人何如耳。

（集證）聞人談論，但且靜聽，虛受，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舍，在我而已。

朋友有隙，能解解之，不能解聽之，慎勿述彼此之言。一不慎，斯鄰於讒人之構。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真。今子弟受父兄之責也，尙有所不堪，而况他人乎？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人之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我惟自責自修而已。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

同性術各別。志向相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也。不須與他別白理會。遠方來歷不明。假託爲術士山人輩。往往大奸竄伏其中。勿與交往。卽窮人欲投靠爲僕婢者。亦不可收。

(集證) 凡趨承門下之人。志在借名圖利。再無落空奉承。一魚一肉。俱是將蝦釣鼈。一話一言。俱是搆械藏機。又有一種耳報之徒。捕捉風影。妄傳新事奇聞。一日走十數家。則說謊十數件矣。山人清客。攀親扯舊。一實九虛。自稱在行。密刺隱事。如此等人。毒於疫魅。門庭簡靜。不見爲高。苟無可避。淡淡應之。得其蚤去。勝一帖清涼散矣。萬不可託他一事。受他一瓶茶。一袋香也。

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講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

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詭秘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稍遲，則冰消霧釋，過而不留，不得遂輕嗾罵，亦不必逢人，愬說，恐怒過意回，無顏再對。又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耳。

（集證）交友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蓋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事，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復以是深責過望於人，惑矣。是以君子貴恕也。

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朋友以義合，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

（集證）人有私慝，事涉隱微，在彼不幸，犯此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清夜自思，未嘗不自怨自恨，或爲祖父之愆，雖孝子慈孫，百世難改。凡遇此等，俱當爲之隱諱。若直述人前，發洩殆盡，使人無所容，不惟損自己陰隲，亦且招尤斂怨。

嘗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伶俐雋少，談及淫汙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

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奸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子孫懷漸。上干天怒。莫此爲甚。況復含沙噴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

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閨門事。所係尤重。孔子曰。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況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口舌紛擾。骨肉傷殘者多矣。可不戒哉。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箇安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妥。

(集證)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卻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於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卻自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禱祝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

獨至於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從古及今，只爲著了一箇高字，便標異見奇，驚世駭俗，壞了多少人品。不思泰山雖巍巍可仰，豈若平地蕩蕩難名。故學者只以平常心、體平常、理行平常、事便是不著力中、眞著力、無過人、處大過人。

鄉黨一篇，孔子全身也。其持身接物、飲食衣服，皆衆人所能知能行、踐形盡性，豈必別有神奇。

且鄉黨一篇，寫得聖人行誼性情，直於常人無異，是門人極善記聖人處，足破學者宜若登天之惑。然聖人卻是一箇恰好，有似庸人，而賢智者不能及，正在此處。

廉所以懲貪，我果不貪，又何必標一廉名，以來貪夫之側目。讓所以息爭，我果不爭，又何必立一讓的，以致暴客之彎弓。

先人著述，必確乎可傳者，始付剞劂。不然，藏之於家，以存手澤，可也。○可傳者，亦不得惜費，致令湮沒。

（集證）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陸放翁記張子功樞密云：先人有遺稿滿四篋，字畫極難辨，惟某識之，某若死，則皆不傳，豈容不急歸耶。此

意。今人知者蓋鮮矣。崑山葉文莊與中盛遺集寫冊，皆手自點竄鈎勒，藏其裔孫文敏。訥菴方藹處，文敏仕爲學士侍郎，加尙書矣。阮亭屢勸刻之，不果。興化李映碧清廷尉丞，好著書，常以陸游馬令二家爲經，別修南唐書，而以江表志、鈞磯立談諸書爲緯。尊李氏者，正統其書頗可傳。子木菴，榘官御史大夫，延嘉定張雲章、漢瞻，專司讎校之役，在苒數年，竟未剗劂，而木菴死矣。右皆有賢子孫，且官通顯，而不及傳先人之書，使流通於後世，況其下焉者乎，可嘆也。

孔子大聖人，生平只有兩本論語。後世文士詩文集，動刻數十卷，其亦可已而巳者乎。

親友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誚。

（集證）學者繫籍聖賢，卽宜上下古今，俯視一切。友朋敘會，清淡辨論，經史析疑，賞奇自有樂處。况潛龍以不見成德，語非其時，取禍之道。乃今日士風習尙，動以傳論朝廷政事，黜陟爲新聞，甚至喜援勢利，座中舉一富兒，卽曰舍親敝友，道一顯者，卽曰世誼年家。若顯者富兒，有一同姓，卽曰寒族某叔某兄某姪，舉其姓字，覺齒頰皆香。野老從中默坐，必然掩耳閉目，不但厭聽其音聲，且亦羞見其面目也。吾輩慎。



毋或蹈此轍。

人之炎涼，不獨見於外人，卽宗族親戚之間，往往有之。如遇宗族在座，衣冠整齊，入問之，則曰兄弟伯叔，或貧乏襤褸，則曰敝族。若至戚在座，氣象軒昂，人詢之，則曰舅姑姨表，或憔悴落拓，則曰舍親。至以財勢連宗者，無分秦越，宛然骨肉，而同宗共祖者，爲貧富相形，反如異姓，惟以富貴爲親厚，視貧賤爲疎遠，此小人目前之見。達者冷眼觀之，不知當於何處安身也。

鄉紳開口，敝治敝衙門，專說官府。秀才賣弄考第，高抬聲價，此類均堪作笑。

我有冤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集證）聖賢不白之衷，尙託之日月。天地不平之氣，且洩以風雷。況吾人而能使人人諒其衷，事事如其願乎？君子所以只求己，是不恤人非，只欲平心，不嫌境逆也。君子之德，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畢竟學問工夫，涵養未到。

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辨明。若汗蠟名行，閒

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許學不校。須先學他犯字。

前輩有云學喫虧。此語自佳。余謂終是爲中人說法耳。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之三自反。其實聖賢何嘗喫虧。

借人書畫。不可損汙遺失。閱過卽還。

（集證）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輩讀聖人書。自當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可他用也。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爲一癡。不知此說大誤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於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爲善之意。借人之書。

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自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借書中有譌字，隨以別紙記出，置本條下。

（集證）凡借人典籍，必須留心愛護，勿令損汗遺失，固理之當然也。至字畫錯譌，亦書中所常有，雖不改正，誰其責之？不知吾輩讀聖賢書，明聖賢理，若字畫錯譌，此句之文不通，此句之理即不明，如何不改而正之？但就書本上改正，恐未免汗此書矣。是莫如另取別紙，寫某字應改某字，置本條下。庶此句之文始通，而此句之理乃明顯。人見其留心若此，或另借他書，即至再至三，吾知未有不慨然借者。又何慮書之有未見者哉。

牂牁生素嗜書，家寒力不能蓄書，多借諸友。人人遂以書癖呼之。錢唐吳雯清方漣嘗賦詩贈之，曰：東家圖史西經傳，取給無厭主客稀。漫道司空籤軸富，等閒儲腹載將歸。然則牂牁借書而不憚其至再至三焉，誠佳士也。諸友慨借而不厭其至再至三焉，亦佳士也。

冠履服飾不必爲崖異，亦不必趨時太甚。長短寬狹適中者可久。

（集證）今見鞋襪靴帽之樣時異，袍服長短之製屢更，此皆市井之流，厭常喜新者爲之也。賢者不爲砥柱，反欲尤而效之，抑獨何與。豈不聞丈夫之高華也。在文章節義功名之內，小人之炫耀也。惟飲食衣服流俗之間。

恥惡衣惡食，原是兒童之見。自入學讀論語時，已知深爲聖人所鄙，而終身沾戀，不能自拔流俗。祇此一點恥心，不知所用。本原之地，無非利根盤踞，牢不可破。日引月長，自甘卑賤，更講甚德，行事業。

顏子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聖門皆爲學問之驗。故取安飽無求而惡，夫惡衣惡食爲恥。看得衣食二項，原非小事。世人營營終日，大概爲此。若此處澹得去，纔可一心向道。

名勝之地，勿輕題詠。一有不當，遠近傳爲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爲舟之類，可鑒也。

（集證）每見菴觀寺院，以及山川名勝之地，遊人如蟻，徧處題詠。嘉者不無一二，其餘或淺陋，或劣調，或失韻，在在皆是。豈惟主翁生厭，嫌其徒汗牆壁，且令觀者見哂，方將傳爲笑柄。

輞川本宋之問別業，而千古專屬摩詰者，以之問之名辱山水也。滄浪亭後屬章惇，而千古專屬蘇子美者，以惇之名辱山水也。而況名勝之地，顧可輕題狂吟乎。幽人清課，詎但啜茗焚香。雅士高誼，不在題詩揮翰。

子弟年少時，勿令事事自如。

（集證）凡人欲善其終，必先慎其始而教子。尤當慎始。子當提抱時，衣以綺服，食以厚味，幼已驕侈，長益兇橫，自不肯委曲承順於父母。故子七八歲時，知識漸開，必請嚴師宿儒教之，以入孝出悌，揖讓動止，習禮義，讀書習字，功夫定要嚴密，以收束身心。衣以布食以粟，用老成人，日夜跟隨，事事挫抑其性情。此要緊關頭，不可不慎。十五入大學，必使博覽經傳，以開擴見識，醒發性靈。父子兄弟或聚食，或閒坐，必上論古人格，言確論耳提面命，久久純熟自然，始終不易。親迎後入成人之列，須要冬溫夏清，昏定晨省，無疾言，無遽色，出必告，反必面，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味爽蚤起，爲家人先。此時根基立定，後日成就，雖未可知，想斷不入於匪類。是子之賢不肖，視父母教之何如耳。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

子視之。稍知訓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其長成，師傅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酬應交遊，侈然大雅，博弈高會，自詡名流，轉盼廿五六歲，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每見人家子弟，半途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凡爲子弟，若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介在兩岐，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者，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鬪狼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宴飲招妓，本以娛客。醉後潦倒，易致參差。總不如雅集爲善。

（集證）孔子曰：不爲酒困。又曰：惟酒無量，不及亂。則酒之爲物，固不能盡屏，要之以酒爲主。當其賓主獻酬，禮恭言遜，衣冠整肅，俯仰中庭，此上飲也。呼盧浮白，劇飲

狂歌忘分略形，剖肝傾膽，此中飲也。至若男女雜坐，杯盤狼藉，使酒罵坐，傾倒壺樽，飲斯下矣。

青樓侑酒，召自主人，何須屏卻。但傳觴勿拒，虐謔奚爲。若對妓調笑，醜態畢呈。勿論妍媸，自居遊冶。受侮既多，敗德亦復不少。

良朋讌敘，快事也。侍從量帶一二，足供使令足矣。竟有背後如林，面目可憎，代酒轉酒，淋漓滿案。有如此等，須重罰以儆其後。

良朋雅敘，酒後耳熱，唱予和汝，亦足以適。至若唱弋腔西調，倒搬漿呀呀，嘍顧曲周郎，聞之卻走。豈復辨其移宮換羽哉。

責人無已，而每事自寬，是以聖賢望人而愚不肖自待也，弗思而已。

（集證）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昔范忠宣戒子弟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當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斯言也，真可謂千古之格言矣。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跖，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

盜跖自待也。人能時時搜求自己不是處，便不暇責人。故無論人待我何如，我自有一箇應盡的道理。纔見別人不是，便是自己不是。既把一箇自己陪奉他，又添卻許多不受用。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爲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爲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已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怨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至於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於恕一等矣。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人之性情，各有所偏，如躁急遲緩、豪華鄙吝之類，吾知而早避之，可以終身無忤。孔子



不假蓋於子夏。固是大聖人作用。

（集證）凡人性情偏僻，大抵由於一念之執拗，自以爲是，而不知改悔，遂至病入膏肓，而不可救藥。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若一與之接，則躁急性多乖戾，勝氣之凌人難堪，遲緩者事每迂拙，懷氣之侵人可厭。奢華之子，放縱自恣，其待人也恆慢。鄙吝之夫，刻薄寡恩，其與物也無情。是以君子遇此等輩，避之惟恐不早也。

自中庸之道不明，而人之相病無終已。狷介之人，病和易者爲熟軟。和易之人，病狷介者爲乖戾。率真之人，病慎密者爲深險。慎密之人，病率真者爲龕疎。精明之人，病渾厚者爲含糊。渾厚之人，病精明者爲苛刻。使質於孔子，吾知其必有公案矣。孔子者，合于聖於一身，萃萬善於一心，隨事而時出之，因人而通變之，圓神不滯，化裁無端。其所自爲，不可以教人者也。何也？難以言傳也。見人之爲，不以備責也。何也？難以速化也。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集證）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之而不怒也。夫誠畏且惡

也。避之已矣。安有見虎狼虺蛇而裂眦直髮以必求一逞者乎。君子之待小人也亦然。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人之不顧名義者。亦是迫於饑寒。傷而觸之。何所不至。學者遇此等處。正當養其廉恥。動以天性。開其自新之路。予以可轉之途。不肖者未必良心喪盡也。

犬窮而搖尾乞憐。當待以熱腸。休存鄙薄之意。鷹飽而凌霄。不顧宜觀。以冷眼。莫動忿瞋之心。

何是非。何長何短。但看百忍之圖。不瘖不瞽。不癡不聾。自取一朝之忿。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分。兵銷戈倒。

親友見訪。忽有欲言不言之意。此必有不得已事。欲求我而難於啓齒者。我便當虛心先問之。力之所能。不可推諉。

(集證) 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瘕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

其屈抑。或以百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是以君子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

路逢險處，爲人闢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闊。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蓋甘苦惟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宋儒云：未有箕踞而不放肆者。其在少年，尤當斤斤守禮，不得一味真率。

（集證）讀禮經四十九篇，太而冠婚喪祭，小而一動一言，皆有規矩法度。士君子讀書談道，宜時時遵守，與爲淺露、毋寧渾厚，與爲佻薄、毋寧迂拙。勿謂佚蕩風流，不必拘拘繩尺也。

威儀者一身之觀瞻。衆目所視，威儀不端，則惰慢之氣設於身體，召侮之媒也。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飾其容止，左規右矩，聲律身度，則我不示人以慢。其誰敢慢我？故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

語云：衣冠垢繻，不修身之一端。座席欹斜，不正心之一事。誠哉是言。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屢省穿衣喫飯，猶有許多未

中節處。此聖人於庸言庸行，一毫不敢自恕也。

凡爲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威儀養得定了，纔有脫略，便害羞赧。放肆慣得久了，纔入禮羣，便害拘束。習不可不慎也。

縱與人有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

（集證）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爲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時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含容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辯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盡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事者之法。

親戚故舊，於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

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惡。

親族鄰里，居地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鬥，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瞋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事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好，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免禍獲福。

## 快哉此巾

起身時，面目糊塗，好不自在，所以清晨第一事，清水盥洗，確是「一樂也」，洗面用軟白香的西湖毛巾，美呈眼底，軟施面上，樂在心頭，那得可以不備，西湖毛巾初用時，堅韌美麗，用久了，老當益壯，風韻常存，可謂君的益交，三角牌西湖毛巾，上海南京路三友實業社出品，各處大百貨商店，皆有代售，

## 荆園小語集證卷二

廣平申涵光鳧盟著

平原後學

張子覺尹先敬輯  
董元度曲江參訂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

（集證）士君子有德行，猶處子之有貞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貞潔，恆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柔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君子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恆自矜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姊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況家本素豐，而反云家寒，行本齷齪，而冒云行修，其有不鄙而賤之者，誰乎。

浴堂臭穢也，其標皆曰香水。銀匠侵盜也，其標皆曰誠實。又凡僞作之物，其標皆曰真正某地某人某物也，甚者印標刻記，仍罵假冒，面目相視，恬然安之。然則君子行已學道，處事服官之際，可不省乎。

曾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勸君莫存半點私，若存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自輕而望人之我重，自欺而望人之我信，烏可得耶。

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愧赧。紅顏失志，空遺皓首之悲傷。馳馬思墜，捧人思斃，妄費思窮，濫交思累，先事預防之道也。

（集證）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凡人每事欲快，快馳騁者，人馬俱疲，快酒色者，膏肓不治，快然諾者，多悔，快應對者，少思，快喜怒者，無量，快許可者，善欺，與其快往而蹈失，孰若徐思而慎微。

天下事宜寬緩者，焦燥不得，宜仔細者，豁達不得，宜委蛇者，直遂不得。聖賢經世，先料本地，使包涵深厚，然後張弛應變之具，當機即發，而不違累黍。

忙處事爲常向閒中先檢點，過舉自稀，動時念想預從靜裏密操持，非心自息。



設逆於境。先庶不憂惶當下。火盜風波。人孰能料。懲忿於事後。猶可檢點將來。躁急煩惱。我當自鎔。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集證）人生舍讀書爲善。別無安樂法。讀書則人敬之。爲善則鬼神敬之。讀書則心細。而浮氣自然收斂。爲善則膽小。而光明漸久。自生認此兩路。努力向前。直與古人爭衡。目前勿論也。爲善最樂。讀書便佳。然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由於讀書。

讀書要知書味。如人飲食。須知飲食之味。人生十五六。正聰明發露時。此時用得一分苦心。勝後來萬萬。試思挨肩擦背。都是讀書人。如何便出人頭地。若悠悠忽忽。蹉跎歲月。後日雖悔。亦何及矣。

吾輩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蹉跎歲月。成就一箇懶惰。斷送駒隙哉。去日難追。來日亦當愛惜。昨宵已往。今宵莫便錯過。須乘時鼓壯。埋頭窮牕。冬不爐。夏不扇。如龍養珠。雞抱卵。下幾年無滲漏工夫。方成萬選青錢。彼蒼有知。必不使苦心人落魄青年。坎坷終身。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此勉強。

之道也。意動卽行，不復加忌，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此語於學者極有益。

凡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非笑，直至冒刑辟而爲之，此其故何哉？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也。若善心未誠，而欲責報於天，烏可得哉。

優倡輩好嗤笑人，而敢爲無禮，此自下賤本色。其趨奉不足喜，怠慢不足怒也。

（集證）自古以來，倡優一類，先王以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有一種邪汙，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穢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爲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問，可也。

筵客用優人，富貴家大事，每以此爲重。登場賜坐，或尙可通融，呼之同座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卽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卻多少。

富貴之家，親戚往來，常同陌路。及遇地方官長，過往仕宦，或方外大頭鬼，闊幫聞，咸

名妓美酒嘉餚，流連不惜。此真貽謀之不臧也。

有必不可行之事，不必妄作經營。有必不可勸之人，不必多費唇舌。

（集證）我不能忍耐事，而令事如吾意，不則躁煩。我不能涵容人，而令人如吾意，不則譴怒。如是，則終日無自在時矣。而事卒以償人，卒以怨我，卒以損此為至愚。諺云：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蓋謂寡尤寡悔之要道也。况事有不可行人，有不可勸者乎？故與人者，與其易疎於終，不若難親於始。御事者，與其巧持於後，不若拙守於前。

事既不可行，經營何益？人既不可勸，費唇奚為？諺語有之：無益語言休開口，不干已事少當頭。此真至言。人奈何多口多舌，而輕舉妄動乎？噫，弗思甚矣。

高人作用拙為工，安用妄添蛇足？智士機緘勇似怯，豈宜輕捋虎鬚？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集證）士有百行，五倫為先。五倫又以孝弟為先。弟又從孝生來。孝於父母者，必愛兄弟。孝於祖宗者，必愛族姓。孝於天地者，必愛民物。孝經所云：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胥本諸此。窮經者窮此五倫之理也。力行者行此五倫也。士君子立志既定，則內

行。宜修。孝必守身養志，弟必式好無尤，推之夫婦朋友皆順乎理之當爲求其道之各盡。他日立朝縱事業緯地經天，祇完得孝弟分量。況人人皆有至性，初無難事踏實做來，何患不到古人地位。文章要有根柢，經學是也。天地之道備於聖人，聖人之道彰於六經，經者天之聲，聖人之心也。士不通經，果不足用。通經與讀經不同。讀經者記誦其詞，通經者研極其理。所以先儒曰窮經致用，窮者如水之窮其源也。如木之窮其根也，根源何在，返之吾心而已。士君子留心經學，當從體玩正文始。先將經文逐字尋味，以已之心追聖人之心，一有所獲，卽見諸躬行實踐。主宰旣立，然後博極羣書，以盡其變，斯意見不淆，方爲有體有用之學。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集證）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不向人分上求化也。化我而已矣。天下無不可處之事，不向事情上求處也。處我而已矣。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事做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

自簡以杜人之議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消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遊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止人之汙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澈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毋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無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我要信得我過。我要拿得我住。我要成得箇我。萬物皆備於我。如何到正經路上。便安心少了箇我。豈不可惜。

幼時見先輩作生辰，多在壯年以後，今童穉而稱觴矣。魏環溪云：是乃母之難日。宜齋心以報親。其說雖是。愚謂親在宜賀，卽如我初生時，親喜而賀，客滿堂也。若父母既歿以後，是日愈增悲痛，何賀之有。

（集證）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云：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

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

人於平日不寐時，能不作一毫妄想，可謂智矣。

（集證）一燈熒然，萬籟無聲，此吾人初入冥寂時也。曉夢初醒，羣動未起，此吾人初出混沌處也。乘此而一念迴光，炯然返照，始知耳目口鼻皆桎梏，而情欲嗜好悉機械矣。

白晝所爲，難免枯亡。夜盡更殘，大夢方醒。此一刻也。念頭起處，纔覺向欲上去，便挽從。理路上來，一起便覺。一覺便轉。此是轉禍爲福，起死回生的關頭。每從五更枕席上，參勘心體，氣未動，情未萌，纔是本來面目。所以學者要自家是君子。小人只於五更頭檢點思想的，是甚麼便見得。

詩鄭風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鳧與雁賢夫婦相警戒如此家道安得不興。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集證)人到諸事沈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回生之靈丹。吾人天與之初純是一團天理。後來種種嗜慾種種思慮雜而壞之。須是默坐澄心久久體認方能自見頭面。

紛擾中常有凝靜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穢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故曰所存者神則所過者化。物至而化於物者則亦物而已矣。是故貴乎知道。

老年見小兒所玩者淡而無味。至於利欲外物自君子視之與小兒所玩者何異。人奈何耽嗜戀著。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纔見手段。雨急風狂時立得定。方見脚根。

寄放人家財物是極無益事。恐萬一失落損壞彼此作難。苟非義不可辭。斷勿輕諾。

（集證）義者事之幹。凡應事接物一準於義。爲可。否。義之所可。斯從而可之。義之所否。斯從而不可之。順乎天理之正。協乎人情之中。胥於一義焉。盡之。是故君子貴精義之學。

處習俗之中。不可求同。亦不必立異。孔子麻冕兩節中。明有兩箇條例。只拿定一義字。做主宰。爲得耳。

不居功。故無怨。不輕許。故無負人。不輕信。故無負我。然要必揆諸義而不乖乎情。常想其自悔之時。行事必多斟酌。常畏及人。尤之日。應酬定少乖張。

蚤起。有無限好處。於夏日尤宜。

（集證）觀寢興之蚤晚。可以識人家之替興。蚤眠。蚤起。其家無有不興感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蚤起。則蚤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

富貴家兒。蚤眠晏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蹙。讀此數語。眞令人毛骨悚然。



大禹聖人。尙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寅。若不起日。無所辦。況夏乃炎天。午熱更甚。凌晨蚤起。朝氣涼爽。尤易爲功乎。

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

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冷暖無定。驟暖無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

(集證) 語云。人貴不忘其初。又云。與其結新交。不如敦舊好。譬如人未遇時。婦則親操井臼。友則共守寒牕。僕則忍飢寒。冒風雨。以畢犬馬之分。日夜盼望。運轉時亨。可共安樂。而不虞新寵進。則色衰者退。貴遊密。則窮交者疎。俊僕多。則樸守者棄。疇昔恩義。盡置若忘。刻薄寡情。造怨賈禍。無有甚於此者矣。所以古人於貧賤之交。糟糠之妻。尤宜惓惓深戒也。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友。

而友反我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知己知彼，斯爲善交。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旣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廩菽粟，耗於馬腹，飢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甌釜。噫！今之絕故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弔宜蚤，賀宜遲，矯時尚也。其實分有親疎，交有厚薄，遲蚤各有所宜，難拘此例。

（集證）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恡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人孰不樂有吉事，亦孰不哀有凶事，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故凡人世往還，弔賀原非盡屬浮文，以人之樂爲樂，以人之哀爲哀，卽此便是一體相關之誼。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凡有吉凶之家，頭緒紛紜，檢點不周，均宜情諒。

受人賀分，卽一筭一絲，無微不答。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斂怨處。須知其從當賣而來。

勿以人負我而墮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集證）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爲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爲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賢聖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

大抵待人有二要焉：無責人是自修第一要道，能體人是養量第一要法。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施恩之道，亦有二：一曰施恩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納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

以揚已，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恩與怨相對待。施恩有求報之心，求之不得，未有不始恩終怨者。況君子以利人濟物爲念，觸處皆然，見得道理自當如是。何有望報之心爲惠而望報，不如勿爲此結怨之道也。

不幸而有兒女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多。

（集證）凡子女有無多寡，皆一定之數。人自二十完婚，至四十前後，二十年來所生子女甚多。縱有夭折，亦人家常有事，原不必過於悲傷。即老來喪子，是最不幸事，然亦命該如此。況我已年邁，精力必衰，如何當得過痛。且婦人心性窄狹，爲之母者，見我若是，必更加傷心。此感彼慨，則朝夕難忘。爾嗟我歎，則晝夜不安，飲食由茲減，疾病由茲增，死者不復生，生者又將死，乃始悔吾向日之哭，徒有損而無益也。噫，晚矣。

有生緣，卽有苦趣。如晝必晦，明眼人照破，委爲四時之序。知卜商之淚爲無益，愛根難拔，請以慧劍除之。

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也。試留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

己矣。

（集證）遇事最當熟思而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不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自己覺得是。不知就有許多不妥處。所以行事貴熟思。緩處容不得一毫浮氣。

凡事不能經久長遠者。斷不可輕舉妄動。故事無大小。所以應之者。工夫既須前定於平日。又須致審於臨時。甚矣其難也。彼輕言應事者。只是無學問。

凡欲作一事。行一事。思其始。尤必思其終。若乘興爲之。乘怒行之。非致鮮終。卽貽後悔。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

毋慢一事。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也。毋忽一言。一言舛而貽害莫救也。毋輕一念。一念乖而釀患匪小也。然克謹於念。則言自不妄。而事罔或敗。所以君子有慎獨之學。飯休不嚼。就嚙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語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疎率人種種如是。種種受害。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集證）裊躬涉世，全憑此忠信二字。試觀日用所與接者，非是父兄弟，卽是夫婦朋友，誰人可用詐，誰地可行詐。故凡一言一行，皆從真實心發出。不朝更夕改，不外合中攜，不陽施陰設。如是，則蠻貊之邦可行，況州里乎。故曰：自信人亦信，胡越皆兄弟。

身世周旋，苟欲行吾智巧，則今日乳臭小兒，皆知變詐，稍用心術，人無不知，轉以相加，必身受其害。莫若推誠相與，處以率真。施諸拙者，吾固宜然。卽巧者見諒，亦將不忍欺矣。

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絡，久而詐露，反爲友厭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從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登俎豆之堂而肆，入飲博之羣而莊者，未之有也。是以君子慎所入。

（集證）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

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畏敬也。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從而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從而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爲人子者，與仁人君子處，言善言，行善行，一舉一動，中規中矩，非惟可以善身，亦且可以遠害。若一親匪類，即蹈邪僻，傾家蕩產，辱名敗行，亡其身以及其親，可謂孝乎。

正人之言，明知其爲我也，感而未必悅；邪人之言，明知其佞我也，笑而未必怒。於此知從善之難。

（集證）交遊之間，最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我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蕩、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百無一失。但恐志趨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卻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遜志時，便覺是道；我卻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遜志

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聞君子之讜言，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咽。見小人之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餘，寒洩凝腹。

賄賂公行，而偶見一纖塵不染者，臨其前，輒赧然色愧。笙歌鼎沸，而忽睹一掩袂而泣者，介其側，便慘然心悲。此正是寒灰內半星之活火，濁流中一綫之清泉也。可不亟爲充拓哉。

讎人背後之誹論，皆足促我箴規。蓋尋常親友當面言，既不盡，背後亦多包荒。惟與我有嫌者，揭我之短，不遺餘力。我乃得知一向所行之非，反躬自責，則讎者皆恩矣。

（集證）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誠吾身之大恥也。故君子慎之。但我無過而謗語滋興，則談笑而受之可也。若我有過，卽毀言未至，亦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而况指摘至於難掩護乎？所以君子貴無惡於志。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也，我雖不辯，必有辯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吾輩聞人詆毀，正不必憤恨，亦正不可漠視。要當借此自



立。方是學問長進處。

人每好譽惡毀。不知我能因人誹謗。自加警惕。置身無過。則君子之受惠於小人者。正復不少。所以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業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身埋在鴆毒中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糲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省躬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有道。理出來。

昔司馬溫公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東坡云。吾曾記前輩有語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子終身守之。按昔人云。欲人勿知。莫若勿爲。人惟不爲惡。斯據上流耳。爲之而恐人知。不且惡。又增惡也哉。

凡事要安詳。安貼俗所云。消停作好事也。若急遽苟且。但求早畢。以致物或不堅。事或不妥。從新再作。用力必多。是求省反費。求急反遲矣。

（集證）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是故不閒則不忙。不逸則不勞。若先

怠緩則後必急躁，是事之殃也。十行九悔，豈得謂之安詳。

凡謀一事，須通前徹後，打算一番。今日如此，後日如何，進步如此，退步如何。至事到面前，下手如此，到底如何，又要自定主意，不可徒任人言，要折衷。至是不可徒挾己見，方纔布得妥當，局勢立脚極穩。若一不細心，事情必有不妥當處。

躁急者，心思鹵莽，似羸縷之貫鍼，怠惰者，神情漉漫，若渾泥之膠物，須學養丹而火用，半文半武，斲輪而功尚不疾，不徐纔是進德修業之妙訣也。

花之先開者，謝必蚤，果之晚實者，味必佳，是以君子之建功立業，再鎮靜而毋躁急，寧晚就而毋速成。樂天云：竿頭已到應難从，局勢雖遲未必輸其言足徵矣。

少年人不宜學爽快，凡事到面前須詳審一番，纔一率意便多過錯。如走路貴疾，若一走入歧路，轉是慢步者，易於回頭。

覓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覓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磨礪當如百煉之金，急就者非邃養，施為宜似千鈞之弩，輕發者無宏功。

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禁，法所不逮，陰禍隨之。故聖賢之經，帝王之律，鬼神之報應，相為

表裏。

（集證）君子之爲善也，以爲理所當然。非要福，非干祿，其不爲不善也，以爲理所當然。非懼禍，非遠罪，至於垂世教，則諄諄以禍福刑賞爲言。此天地聖王勸懲之大權。君子不敢不奉，若而與衆共守也。朝廷法度是該遵守，底聖賢言語是該聽信，鬼神陰譴是該恐懼，底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

太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取，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

得罪於法，尚可逃避，得罪於理，更沒處存身。只我的心便放不過我，是故君子畏理甚於畏法，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於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於理耳，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天與田土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

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面目點汗，人人匿笑而已。不知有告之者，無不忙忙拭去。若曰：點汗在我，何與若事？必無此人情。至告以過者，何獨不然。

（集證）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

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撮紅而不慮手者，此猶愛小體也。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踐泥塗而不揭足者，此直愛衣履耳。七尺之軀，顧不如衣履哉。乃沈之滔天情欲之海，拚於焚林暴怒之場，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悲夫。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棘，卻自容得。人到自家沒奈何，自家何便可慟哭。

要自考品行。高下但看所親者何如。人要預知子孫盛衰，但思所行者何等事。

（集證）語云：門無國士，家雖大必敗。座有嘉賓，家雖微必興。故晉公子從遊有三賢士，識者必其成霸功。宋壽王門下有三大才，相者必其居帝位。然則縉紳之家，富厚之室，無高人勝士，以爲入幕之賓，乃徒與宵人媚子，相爲阿比。吾恐門無桃李之

蔭室有疾藜之殃矣。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人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好。樣與兒孫。

創業垂統。爲其可繼。後世子孫賢不肖。難以預必。能繼與不能繼。是有命焉。君子行事。只斤斤在道理中。盡其在我而已。卽不必念及子孫。亦應如此。乃身無貽謀之善。而責望後人。或預爲意外之防。而多方設備。何其愚也。

感應篇功過格等書。常在案頭。借以警惕。亦學者制心之一端。若全無實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

（集證）勸戒之詞。古今名論。疊書記中。無處不有其殷勤痛切。反覆開導。總是要人聽信而已。我輩讀聖賢書。看昔人者。般般教人念頭語語。婆心當爲之。淚下。夫千百年以下之人。與千百年以上之人。何所關係。而苦苦訓誡若此。蓋見那些作惡人。

眼中。看。不。過。心。裏。忍。不。過。前。車。既。覆。後。車。又。隨。實。可。憐。憫。急。欲。將。一。句。說。話。喚。醒。千。百。年。人。者。段。血。誠。語。豈。可。草。草。看。過。讀。古。人。書。須。念。作。者。苦。心。毋。負。前。人。接。引。後。學。之。意。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爲善、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仍舊作世俗人、或更汙下、卽將蒼頡書讀盡、也只是。一。箇。沒。學。問。底。人。

今人讀感應篇等書、未嘗不稱善、然口中稱善、心中不改、便是不會讀也、蓋緣理境埋沒、偶然屬目、如水激石、何可得動、是故善讀書者、要貴能思、細細披閱於沈吟中、忽然透悟、良知啓發、方動改悔心、這纔是讀書得力處。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好爲誑語者、不止所言不信人、並其事事皆疑之。

(集證) 人若一味老實到頭、大可成、大小可成小、至於說謊之人、平時說謊、無甚關係、人知其說謊、亦不與之深辨、及有至急之情、傾肺腑、吐心腹、皆曰謊精、誰其信

之。

滔天罪孽，起於一念之私。百端欺罔，由於一時之妄。可不慎哉。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此語不得容易放過。日用酬應間，犯此罪過尤多。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言語不到千該萬該，再休開口，故寡言之味，饒於多。無言之味，長於寡。

閨閣之中，一有所溺，則是非顛倒，家無寧晷矣。

（集證）五倫之中，造端乎夫婦。易首乾坤，詩始關雎，王化之原，實基於衽席。夫婦最易狎，故夫子揭之曰：有別，別其夫正而婦貞也。蓋家庭間，言情之地，然正不可廢，卻禮禮可以節情，之有餘，禮可以補情，之不足。故處妻妾，是實落大學問。妾不匹而妻不妒，豈是容易能。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勤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衽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是爲夫者，行有未至，故其事有所不能行也。如夫能盡其夫之道，妻能盡其妻之道，妾能盡其妾之道，一家懽樂，上下相安，和平之福，實自致之。若爲夫者，偏憎偏愛，爲妻妾者，或妒或爭，生釁構禍，患若賊讎，未享室家之樂，實受妻孥之苦，良可嘆也。

慎言之地，惟家庭爲要。應慎言之人，惟妻子僕隸爲要。此理亂之原，而禍福之本也。人往往忽之，悲夫。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看。

（集證）理之不可易者，曰至言。一語可敵千百語者，曰要言。託於他事他物者，曰寓言。必衷於道，一毫不可假借者，曰法言。其言皆有益於我，苟知其益而曰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

前賢格言頗廣，爲因果報應之說，其文類通俗演義，且虛幻而近於邀福。聖賢實地學問，未必關此。孰若呻吟語中存心養性之道，修身善世之方，罔不畢具，最爲切近。精實願與同人交勉之，更願天下後世相與共勉之。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譚及身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今日蚤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使日有進益。

人皆狎我，必我無骨。人皆畏我，必我無養。

（集證）凡人無骨格，必是無志氣，無涵養，必是無學問。苟立志不苟，則其品自尊。貴人孰敢卑而賤之？好學不厭，則其氣自和平。人孰不愛而敬之？若無志上進，而日流於汙下，不學無術，而日見其暴戾，吾恐天下之人，未有不狎而玩之，畏而避之者矣。

往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推廣為男兒入景云：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盤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入景予其愧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此段見呻吟語

服金石酷烈之藥，必至殞命。即坐功服氣，往往致痰損目。人能清心寡慾，無暴怒，無過思，自然血氣和平，卻疾多壽，何為自速其死哉？

（集證）今之求長生者，徒恃藏精伏氣，鍊藥燒丹，便謂神仙可遇，不知此皆外道也。惟戒慎恐懼，一切妄念，纔萌即覺，纔覺即滅，務令心如明珠，境如止水，自與傷生

之道，夭折之機，遠矣。

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勿大醉，勿過飽，勿貪色，勿好賭，喜勿傷心，怒勿傷肝，慾勿傷腎，勞勿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養生之道，得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此可作衛生經。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孰若疾前能自防。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爲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嚙津，納息爲小還丹，澄心寂照爲夜氣丹，旣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有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清淨齋中，焚一炷香，讀幾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其趣者知之。志不同者，不必強合。凡勉強之事，必不能久。

（集證）吾輩必志同道合，而後事可成，言可踐，不虞其有初而鮮終也。否則爾文我武，如圓底方蓋，適見其不相合矣。而必強而合之，吾料其始之已乖也，而況能久乎。簣山云：人心如面，知音者稀。求自在法，莫往莫來。斯言也。持已之道，得即待人之道，亦得矣。

君子小人，臭味原自不合。吾儒異端，精神豈能相屬。其趨向既分，其意見自別。如人走路，有正路，有徑路。及商量到一處去，自然正路徑路，大相矛盾。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豈其故相左，蓋實有不能強合者耳。

顏孔爲心者，雖日視淫度，莫遷其操。桀跖爲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

輕諾者必寡信，與其不信，不如勿諾。

（集證）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否則不諾。若不思而輕諾之，或不可行，必不能踐言矣。語云：然諾不輕，使人倚賴。正所以全其信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君子重然諾，正是慎之於始，以爲後來可復地耳。尋常約信，斷不可失。雖事細小，無其關係，而關於心，則大也。小事不信，此心慣成游移，大節亦易奪矣。

言一也。出由之口，則信且從。出跖之口，則三令五申，而人且疑之矣。故有言者，所以重其言者。素行孚人，是所以重其言者也。不然，且爲言累矣。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我。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見人耳語，不可竊聽。恐所言之事，其人避我。又恐正值議我短長，聞之未免動意，且使其人慚愧，無地自容也。

（集證）諺云：話不傳六耳。凡事有關係，本該避人。兩箇耳語，不聽爲高。卽我有甚短長處，不能使人人不議聽之可也。何必竊聽。縱不我議，而議他人，亦不必聽。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

三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故與人言於堂，毋與人言於室。高山可望，毋爲窺井。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睥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大凡關係語，切莫開唇。你與他厚，他豈無親。你囑咐他，他囑咐人。翻來翻去，到你身。

昔有人少時曾洩其當密之語。其父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其父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味斯言，亦可知好耳語者固屬不宜，而好竊聽者更屬多事矣。

凡有一藝，便受一藝之累。如書畫圖章，初有人求，甚喜。求之者益多，漸生厭苦。故曰：道高日尊，技精日勞。惟學書是爲正事，其餘作無益，有害皆所當戒。而畫爲甚。

（集證）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卻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讖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卻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至於圖畫，雖屬清事，卻不可學。無論精到爲難，卽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力，徒爲他人供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畫作適情事，尙可。有如視爲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語云：「巧者拙之奴。」蓋造物生人，豐於此者，必嗇於彼，相易不相妨也。每見富家子傲誕，索人筆墨，視等鵝毛，至欲出其橐中金，以緩急所交之貧乏，雖分文亦必珍惜。人

情皆坐此病。

有怨於人，小者含容之，果義不可忍，聖人自有以直報怨之道。若夫挑訟匿訐，雖公亦私，鬼神矚之，必有陰譴。

（集證）怨之一字，原無著處。殺父兄之仇，無論矣。此外纖毫之怨，不可留也。怨之生也，由於識量不廣，私欲錮蔽，故藩籬難撤，苟能仁禮存心，則橫逆不足患矣。然必至於忠而後自反之功始圓滿。

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是孟子大排遣初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不生氣，余因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此外有十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焉。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為。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

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拙，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已也，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容受之極，還於無爭。故唾面自乾，婁師德不失爲雅量。憤激太過，還以自傷。故睚眦必報，郭象元未免爲禍胎。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集證）學者動口，便講國家利害，談政事得失，評前輩優劣，論時人短長，自家一箇身子，偏不去檢點照管。何其舍近而務遠，重外而輕內也，亦惑甚矣。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

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箇自家。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矣。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剗若根，闢若門。可以存身，可以娛親，可以庇子孫。

有一先輩揭千字文二句於壁，而各加註焉。罔談彼短之下，註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之下，註人各有長。此語吾人皆當書之座右。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友過遂成，亦我之過也。

（集證）凡勸人者，須要一雙明眼。一腔苦心。一段巧語。何爲明眼？看順境之人，與言輪迴，厭聽。造孽之子，與談報應，生嗔。必閒時提醒，冷時點破。而後吾觀可入也。何爲苦心？大概教人以善，勿太高。當原其可從，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必次第引誘。宛轉規戒。而後吾勸有濟也。何爲巧語？假若知其人曾作某好事，譽之則滿而



自足。知其人曾作某壞事，毀之則激以自棄，必謂好事極多，為貴。壞事速改，無妨。而後吾勸，可。望。其。樂。循。也。

責善固是正道，然當和悅從容以出之。蓋天理之自然也。若氣太激厲，言太迫切，不惟於理不合，亦且於人無益。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言乃可聽。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過差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特為欣諭。見人苦難則原其遭逢之不幸，隨力扶持。斯君子長者之道也。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足恭者必中薄。面諛者必背非。

（集證）請客先一二日送帖訂期也。至日不再邀，惜僕力也。近有客故為姍姍其遲者，累使者匍匐，殊覺不情。況衆賓皆至而獨候我，於理亦屬不明。

尚齒引年，不自今始，固不可褻慢老成。然力遜坐次，隱匿年庚，旁有知者，何以自解。且使他客危立久候，於心何安。去偽存誠，此其一節。

世情炎涼，當場逼露。如顯貴同筵，趨承恐後。即多金村鄙，慙勤不怠。又有少年眇視父執，談吐顧盼，絕不著意，均非明理人也。

破衣親友在座者，間有之。躬送出門，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

語。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勘。破。勢。利。心。腸。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多事。

凡輕薄少年。衣飾華美。語言詭譎者。不可收爲僮僕。

(集證) 僮僕以樸直謹愿心無欺詐者爲上。材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便佞。語言僥捷者。中未可保。與其浮寄而無親族。轉鬻而事二主。曾經公門役過。或遠方來。歷不明者。並不宜蓄。昔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僕。牙僧以應對敏慧者進。輒謝去。後得一最愚者。收之。或問故。公曰。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士大夫清操雅節。往往爲此輩所敗。不可不知。

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不知一時雖賴其力。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世有狂癡漁獵男色。外借朋友之名。陰圖夫婦之好。甚至狎僂僮昵俊僕。心狂慾亂。內外不分。我旣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周櫟園云。外無姣童。

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旨哉言與。

勾欄北里之遊。不但有關行止。此輩不潔者。十人而九。一染其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永絕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愼哉。

（集證）章臺折柳。青樓拈花。人未必不自解曰。此失德之小者耳。然失德雖小。終是失德。況乎雲鬢粉面。未必果是絕代佳人。若不早早看破。迷戀於此。黃金旣盡。後悔何及。又況此輩口甜心苦。棄舊接新。其百般迎合。意在得我之財。那知惜我之體。倘或淫邪染骨。發爲黴瘡。性命攸關。否則元陽傷損。難成孕育。宗嗣斬絕。卽不必然。而兩情旣濃。必議嫁娶。一入其門。必不見容於正室。卽或置之他所。而淫心難鎖。往往生出別事者。有之。

每見世家大族。年少公子。聰慧絕羣。可以成偉器。振家聲。乃一入平康妓館。時謂風流雅事。極聰明人。多被迷惑。且無論敗名喪檢。蕩產傾家。能保妓不孕乎。昔龍復禮嘗自言平生未嘗與妓苟合。蓋恐搆精受孕。生男必爲樂工。生女必爲娼婦。父母之遺體。淪於汙賤矣。此言似迂。而實中理。凡風流子弟。清夜自思。能勿懊恨。

良友書札。必須珍藏。暇中展玩。以當晤對。

（集證）朋友相遇，有緣有分，遲蚤一日，俱不得得真知已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得。見書札如見良友焉，安忍閱畢而置之。

諺云：交遊徧天下，知己有幾人。蓋言良友之不易得也。幸而得矣，而又離多會少，不更足悲乎。吾之念吾友，知吾友之念吾深也。我既難往，友又不來，迢迢驛路，所冀者惟書札之頻寄耳。遠承顧問，教誨良多，捧讀之下，悲喜交集，珍而藏之，誌不忘也。暇時檢出一展玩焉，如晤我良友，庶思慕之誠，或可藉以稍慰已。

庭壁加聖，非飾觀也，以妥此君之影也。蓋愛人者必愛其影，如漢武致李夫人之魂，黃魯直設東坡之像，如是而已。

子弟考試，不必預爲請託，戰勝固自可喜，不售亦堪激發。常有代爲作弊，以求倖者，導之以不肖，欲其賢焉，難矣。

（集證）朱子嘗言蔡沈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爲上，能及此者鮮矣。況復預爲請託，而更代爲作弊，以求倖，亦惑之甚已。

教養子弟，先須去其傲心，養其謙德。至身外功名，得與不得，自有命在。使子弟溫恭

克讓爲孝爲忠，行無邪僻，雖隱居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悻悻自好，縱取巍科，材名藉藉，適足以長傲，非全身保家之道也。

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存悌忠信之人，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動豐歉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田而勿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作。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集證）學者當失意時，便發憤曰：到家卻要如何，及發憤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卻待明日再做。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卻二字，悞了一生，白首竟成浩歎。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

很前一刻。卽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惟其因循。是以苟且。二者相因。病在氣質。故克治最難。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孝子愛日。志士惜陰。吾輩聰明。不在人先。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閒工夫。爲人說閒話。管閒事。必閒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閒。勤苦力學。以幾有成。庶無忝所生耳。

心要勤。勿懶。一懶。便有因循不了之事。要敬。勿放。一放。便有收拾不來之處。

出息稱貸。往往致貧。不得已而有此。甯速賣田產器物以償之。若負累旣久。出息愈多。前之田產器物。惜不忍棄。雖至此業之亦不足矣。往見吾鄉有家本豐富。故時時取債。以博貧名。而人卒不信。尤可笑也。若親知挪借。尤當急償。甯出息者。且留在後。

(集證)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人家務宜積蓄。以防不虞。若債門一開。便無積蓄。每見世人有不量力作事者。借債

行商賣田還債，賒錢造屋，售產還錢，釀成大禍，不可救藥。終日勤勞，猶不足以供人利息。又安望其有積蓄，以爲不虞之備乎。

凡人當鬻產，必窮困莫支，萬不得已，而棄故業。若置產之家，卽授之值，亦且展手無存。而世之爲富不仁者，窺其窘迫，陽拒而陰勾之，以重折其價。爲富者自以爲得計，不知天道好還，彼蒼已默奪之矣。

卜居當在僻壤繁富之地，人情必澆。

（集證）塵市上金輿寶騎，難容白板爲鄰。官舍中畫棟雕楹，誰與朱輪延世。故貧居亟遠市井，方爲泉石之散仙。而仕宦不返林園，終是風波之僑客。

覓坵壑於片雲山外，花發知春，葉落知秋，卽是桃源路，重開世上。課桑麻於十畝田間，安步當車，晚食當肉，寧教廣陵散斷絕人間。

謝卻世態繁華，蓬門一竹徑，不減他餐霞吸露。檢點貧家生活，斗酒百篇詩，偏任我抹月批風。

北牕下籐牀片席，謾謾松飈，想炎雲只在金張宅裏。西疇外茅屋數楹，疎疎柳黛，問春風豈減王謝堂前。

扁舟湖上，范少伯師黃老之妙宗，可謂功成名遂身退。五柳門前，陶淵明得聖賢之眞印，庶幾存心養性事天。

世說新語多雋永有致，凡書札及作詩常引用，不可不知。若沈酣太過，詩文流向小品一派矣。

（集證）士大夫家少年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

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談。近日修文之士，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文斯小矣。

居心不靜，動輒疑人，人自無心，我徒煩擾。

（集證）心相信，則迹者士苴也。何煩語言相疑，則迹者媒孽也。益生猜貳，故有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是故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修迹。中孚治心之至也。豚魚且信，何疑之有。

誠則無心，無心則無迹，無迹則人不疑，即疑久將自消。我一著意，自然著迹，著迹則兩相疑，兩相疑則似者皆眞，故著意之害大。三五歲之男女，終日談笑於市，男女不



相嫌見者亦無疑於男女兩誠故也。繼母之慈，嫡妻之惠，不能脫然自忘，人未必脫然相信，則著意之故耳。應物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鬼車塗豕，弓影杯蛇，空中色相，俱成實跡。一心靈明，昏蒙蔽塞，反覆沈錮，卽有倖中，亦如醉人號呶，忽雜一二惚惺，何足恃哉。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真知過思者迷。正應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問卜討籤乞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恃也。

（集證）利害成敗，算得太熟，亦不足以集事。韓魏公云：臨事固宜思慮，既看得明白，須劄定脚跟，做便不游移，爰知古人謀事止是決擇是非，可否不盡以利害成敗橫據胸中也。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禮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若邵康節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色，遂處置得宜。蓋生平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故靜中看得事理精明。

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卽目前觀之，便有一箇邪

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理之。邪正以應之。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號。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

處順境而心危者。其安可保。處逆境而心亨者。其險必濟。故無不可居之地。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與之人。而其責皆在一己。人若信得理直。便當劄住脚跟。做去。若瞻徇回互。必欲人人道好。方肯向前。天下恐無此理。

※星命。只拿定一箇理字做。便是建天地而不恃。質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

積書太盛。往往有水火諸戾。蓋爲造化所忌耳。五車萬卷。富貴家修爲豪舉。其實世間應有之書。亦自有限。不必定以多積求名也。

（集證）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後。士子誦習其說。率多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天下精要之書。原自無多。正苦不能讀。不能記。不能領會運用耳。若誇多鬪靡。書自

書我自我，雖坐擁萬卷，與自家身心性命，毫無裨益。此與廣置田園，任其荒蕪者，何以異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此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拒痛絕，猶恐不及。而況可貯之門內乎。善讀書人一部四書足矣。其人倫日用大道理固無不備。卽至纖細瑣屑亦莫不昭示於人。人能細心領會處事便有標準要學。又法尤當熟讀孟子。

積牙籤億萬卷，觸手皆新，何異作掌書傭子。記錦囊千百篇，抽聲是舊，不免爲募詩乞兒。

平時強項好直言者，卽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輒熟一輩，掉臂去之，或且下石焉。

（集證）人有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入；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

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玉多生疾，藥石可保長年。

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煞是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箇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講法，起居飲食，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要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卻也沒其禍福出來。卽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饕餮口腹，或圖浸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船，任我頤指器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著，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獨怪世人擇交，偏要取軟媚洗腆。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反。試看古今來交友者，往往墮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歎。

# 荆園小語集證卷二

廣平申涵光梟盟著

平原後學

張子覺尹先敬輯  
董元度曲江參訂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華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如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集證）文章一道。大抵與四時相似。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冬則剝矣。得春夏氣多者。即初學或速售。得秋冬氣多者。即積學或久滯。此常理也。人當收閉之年。而猶務名開發。無一點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尚且不可。人當英發之年。而遽存心收斂。無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危哉危哉。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绚烂。漸老漸熟。乃是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極也。汝只見我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把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但當學此。

繩牽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加定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物之不常見者皆妖吾見產芝及並蒂蓮者俱隨有凶事不幸而有益當恐懼自修勿矜爲瑞。

（集證）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所以妖異未始非福兆禎祥未始非禍徵。

有一樂境界便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尋常茶飯實地風光卻真是箇安樂窩。

世以芝草醴泉麒麟鸞鳳爲國之瑞使吏貪而民貧此數物卽數數見焉何裨於治故使民田疇有禾黍不必有芝草醴泉使民伏臘有雞豚不必有麒麟鸞鳳。

天文術數之書律有明禁然習之本亦無益不精則可笑精則可危甚且不精而冒精之名致禍生意外者多矣。

（集證）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底禍胎只一箇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卻曰：寓諸庸。可知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恃其才者必爲才困。恃其智者必受智殃。才智且不可恃，況其他耶？故天不恃高而莫能窮其覆地，不恃厚而莫能殫其載。達此理者，乃可立於天地之中。

閻立本、陸鴻漸皆文學之士也。一以工畫而稱畫師，一以知茶而稱茶士。小技出名，終身爲累。至有戒子之詞，毀茶之論，可謂不自有其技矣。至若郭宗恥以占見知而懸印而去，華陀慙以醫爲業而託疾而逃者，不可謂智乎？後世乃有挾一技，輒自矜喜，以爲人不我若，且惟恐人不我知者，陋也。

久利之事，勿爲衆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集證）事事留箇有餘不盡的意思，便造物不能忌我，鬼神不能損我。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召外禍。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損。涉世者宜審擇之。慎勿貪黃雀而墜深井，舍隋珠而彈飛禽。

人惟於學術倫常之事，必求做到十全。此外只宜恰好便住。若到盡頭了無意味，善

乎邵子之詩曰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人能於應務時體會斯旨庶幾不至煞風景也。

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人心羶慕非名卽利趨而不已累及厥躬然後悔之其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驟貴而行事如常者其福必遠舉動乖張喜怒失緒其道不終日。

（集證）澹泊之守須從穠豔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上勘過不然操持雖定應用未圓恐一臨境登場而上品禪師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天道下濟而光明君子哀多以益寡師德乾陲淮陰受袴不失爲英雄氣概誠能謙謙自牧氣易逞而持之以平志易盈而守之以虛不自智愚人不自是非人不自上下人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也故曰滿招損謙受益。

承當大事只要脚跟站的住此中略有些自滿不知何故便腳輕手重起來鬪伯比料屈瑕之必敗祇舉趾高三字此三字說盡淺人中外矣幾許涵養纔能足縮縮如有循也。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銜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亦偶然耳。今人夢得一錢，至旦還笑，擲骰遇采，逾日未忘，視此固何如哉。

量窄者不必強，虐以酒，或醉而留臥，須令老成人護視。袁梧坡所記客醉，誤飲瓶中旱蓮花水，因而致斃。吾北方冬夜火炕，煤毒更烈，不可漫視。如醉後欲歸，亦遣人送付其家。

（集證）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詩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燕客何嘗不可，但不可留連耳。詩又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留連之過，勢必至此，不可不戒也。

每觀世俗會賓客，無論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以酒，固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奚可以酒強人，而使人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吐哇而後已，真無趣也。大可嗤也。朱子云：莫飲過量之酒。莫飲云者，爲本人言也。而強人以酒者，更屬不可。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悔之。悔而百計挽回之。究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的。何不於乘醉乘興。高談闊論時。略謹慎些。子。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可謂豪矣。陶淵明曰。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是又以孤飲而達酒趣也。御園陳桂醕。天酒酌榴花。可謂奢矣。蘇子瞻曰。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是又以不飲而達酒趣也。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集證）濂洛關閩理學之祖。士人高山仰止。景行前哲。宜發揮性命。剖析元微。以羽翊聖真。提醒羣蒙。又要著著實實。從日用上去體驗。不可如邯鄲學步。拾人殘羹。餘唾。又不可周冠孔裳。假講學為媚竈釣譽之階。方是真儒。方成真理。學黃理翁曰。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立道學之名。真是格言。

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為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

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諛，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集證）人心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淡處見濃。則終身不落枯槁。衰颯的景象。就在盛滿中發生的。機緘卽在冷落內。故君子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處變當堅。百忍以圖成。

從靜中觀物動。向閑處看人忙。纔得超凡脫俗的趣味。遇忙處偷閑。從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伏時。心却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德。

（集證）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

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

人要時，時心靜，不可有一念浮動處。所以坐中要防，心馳心不外馳，則形骸亦自收束矣。養得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有慾則邪得而入之，無慾則邪無自而入。且無慾則所行日簡，又覺胸中寬平快樂，靜中有無限妙理。

讀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為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

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天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予奪，在春秋。傳記子史，羽翼聖經，記載往蹟，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鬪靡。

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戾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集證）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見理不明。

人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況大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過便了豈可自以爲美乎。纔以爲美便是市心。禹之不矜不伐回之無伐無施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爲善須要直截發揮得出只從心之不可忍處脫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

濟急拯危亦有時乎貧乏福自天來解紛排難恐亦涉乎囹圄名揚海內絕葷是難事亦且不必不食牛馬不特殺似爲得中。

（集證）近俗尙信二教匹夫愚婦每月齋素求福甚有無爲之教其說更不足汗

喙。夫聖人齋心戒事。致敬神明。蓋尊神以師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淨口腹以祈福。所謂來生現果之報。信有準哉。

家非釋老。安能戒盡殺生。特不可因我酷嗜。致殘是物。禮云。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小無故不食珍。觀此則知不妄殺者。禮所當然。而可恃其富有。任所嗜欲乎。

俗語有五葷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鷹。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厓傳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蘇東坡名軾字子瞻。老泉之長子。宋張詠。字復之。畫像自贊云。乖則違俗。崖則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吾鄉風俗最爲樸陋。二十餘年前。宴會俱用碟子。後變而爲盃爲盤。今盃製日大。較碟子其費數十倍。暴殄天物。不祥莫大焉。飽後腥濁滿前。恨不持去。而主人拘例。其來未已。皆舉手略嘗。放箸拱坐。求歡得苦。甚無謂也。近孫鐘元先生。定爲六器。同志中頗有遵行者。除遠客新親。不在此例。尋常往來。醉飽而已。孫奇逢字啓泰一字鐘元直隸容城人。乾道光八年祀孔子廟廷。

(集證) 物力艱難。而近世習俗多奢。延賓一席。動至數十品。昔人有云。富室一筵。

宋，字純  
仁，字正  
夫，字正  
公，字正  
哲，字正  
累官至尚  
書，字正  
中書侍郎  
，字正  
開，字正  
以，字正  
士，字正  
忠，字正  
宣，字正

酒貧家半載糧。若何以有限之財，而作無益之費。

近京師筵席多尚異味。阮亭酒次戲占絕句云：灤鯽黃羊滿玉盤，萊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嘗憶前輩有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每喜諷之此仁人所當念也。

玉山筭類多苦烹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餓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味，令飽嘗耶。

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潞公有詩曰：啜粟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曰：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誰笑貧。如此雅集，眞足想見一時風致。宋，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進士及第，累仕四朝，

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再相與富弼並命，以太師致仕，封潞國公，卒年九十二，諡忠烈，八子，皆歷要官。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卽我信，何救於貧。嘵嘵者可厭也。

（集證）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貧也窮也，皆命也，非告人可脫。

處貧有數等，貧而無諂，貧而無怨，貧而無恥，最上。其貧而樂乎，會得此箇中趣，真覺千駟萬鍾，反增腥穢。疏水簞瓢，倍加清高。身外浮物，與性體有何相關。要在素位自得而已。非數十年涵養，超世俗之見者，未足語此。

士恥貧賤久矣。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士處貧賤，正是學者好消息。乃不知好學而日戚戚以怨，孳孳以求，亦大違上天成我之意矣。故知貧賤非可恥，不學而負貧賤，甚可恥耳。

諺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飢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幾分飢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性，真外可以經世務。不然，若向肥甘脆軟中，罨卻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肥壤植梅花，茂而其韻不古；沃土種竹枝，盛而其質不堅。惟生自寒巖瘠土者，其丰韻始古。其材質始堅，乃知紛華靡麗，爲俗人之疾疾而疾，厄困苦爲志士之鍼砭也。少時鬱鬱不樂，自亦不解何故。以今思之，只是妄想爲擾耳。富貴本無窮盡，登一級復有一級在前。隨時安分，便是安樂法。

（集證）人生各有一定之分。爲人須要安分。分所應得，雖卻之不去，分不當得，雖百計圖謀，終於無濟。古人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聖人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云：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果能體會此意，省卻多少妄想，多少營求，多少煩惱也。

魚見餌不見鈎，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輒軼之為祥，則可與言道矣。

飽後思味，則穠淡之境都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盡絕。故人常以事後之悔悟，破臨事之癡迷，則性定而動無不正。

趙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為過分。待怎麼纔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心妄想。在內。二語殊覺賺退。知足無窮受享。舟行阻風，見揚帆者，不免生欣羨心，是大不可。我順則彼逆矣。究之風之順逆，自有主之者。不因人之希冀怨望，而或異也。徒自擾擾耳。推之窮通得失，皆可作如是觀。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盃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凡交遊太廣，不止無益，往往多生是非。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共為豪舉耳。一事不如意，

怨謗隨起。不如閉戶擇交。自然得力。

（集證）交友一節。是心術。邪正之關。學術純疵之界。如何勿擇。擇則自不輕易交。不輕易交。則交必寡。交既寡。則交者必金石。必莫逆。必可共青雲。必可共雲霞。必可忘形。必可刎頸。非若今世面交。市交。勢利交。口頭交。比也。是以君子貴擇。而後交。毋交。而後擇。

交友原不必多。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醇古孝切。以酒發麴曰醇。

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輒自命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以友爲第二。我此深於相知之解者也。太和曾文學大奇曰。今人直是單相知。那得相知。懷玉詹山人冕曰。人卽密處。不必定相知。如夫婦朝夕同臥起。亦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相知。知言哉。

物之附也。莫不各視其類。以相從。荒榛熱棘。青蠅營營。白鷺徘徊。芳蓮之下。梧桐生矣。鳳凰雖鳴。石貞玉孕。川淨珠潛。其小者耳。易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推之風雲水火。以至親上親下。靡弗皆然。大聖人對君也。曰。取人以身。子輿氏云。端人所取必

端。近而韜鈴家，亦曰窮視所與，達視所舉，甚矣。類之所召，無之或異也。故君子取友，必慎。懋躬修，以自立乎。其類。

書有重本，以贈貧交之有志者，束諸高閣，何用。

（集證）天下第一件好事，莫如讀書。人有福，方肯讀書。書有福，方過肯讀書者。若束之高閣，不一閱目，人與書兩無福矣。

君子愛人以德，見人有志讀書，未有不喜者。彼若無錢買書，我猶當代買之。況家有重本，如何不從而贈之。贈之，彼必喜也。彼喜，我愈喜也。即旁觀亦莫不喜也。是即善與人同之意。

語云：賣金買書難，讀書買金易。又云：好書最難逢，好書真難致。每見世家大族，多好藏書，書多必有重本，或束諸高閣，不一閱目者，有矣。而草茅單寒之士，每有欲讀古今書，以廣其學識，而資斧艱難，不能如意者。又比肩是也。凡吾同儕，疇不知書之宜讀，而至戚好友中，多有無錢以購書者。若吾架上之書，或有重本，何妨贈之，以成就其人材。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一人為轉語曰：未必能賣。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既盡，化為蠹魚，持書換飽，卷帙零亂，視收時價目，什不及一。

安望其能賣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車書與之，固是曠識也。藏書要全美，至讀書正不在此。雖斷簡殘編，開卷皆可有益。

諛人而使人不覺，此奸之尤者，所當急遠。

（集證）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故媚子阿人，似隙風侵肌，不覺其損，而所損者多矣，可懼哉。

人之承奉我，誇譽我，必反而思之。果有好處，猶宜退讓。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我能深晰其語言，而洞見其肺腑，則惟有疎之而已。勿親也。惟有遠之而已。勿近也。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曰：如公言，縉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噫！天下之不喜諛而知遠之者，有幾人哉。

佛經道藏，未必不精。只是本等書讀不盡，無暇及此。

（集證）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十三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於此矣。此外，即諸子亦經史鼓吹耳，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

旁求百家雜撰，尤沈酣元釋二教，以爲精微。而質以經史，卻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爲。天下之書極多，大要可分四等。有宜熟讀者，有只宜熟看者，有存備考核者，有切戒入目者。卽如四書本經，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語，必須讀。而又讀熟記於心。更須時加溫習，不可少有遺忘。至如後賢講解、歷代史鑑，以及事實典記，則選其語句緊要者記之，餘則熟看，不必盡讀，亦不能盡讀也。再若韻府、韻瑞、字彙、經濟、醫藥、技藝等書，看完存之，以備稽考。下而至於俚俗雜書、淫豔詞曲，其中不獨並無學問，而且傷風敗俗，搖惑人心。凡遇此等書，見之卽付水火，不必入目。如此分明，纔有見識。不然，藜藿先已飽滿，後來雖有佳餚美味，反喫不下矣。豈不可惜。

遇修橋梁道路，可量力出資。我往來經此，何得坐享其成。卽令徒便他人，亦是義舉。

（集證）創與修有別。創者本無而自我創始也。修者已壞而自我修整也。世人多不敢輕發此念，恐工程難就，致己受累耳。否則恐衆口難調，疑己取利耳。不知從來做好事多。魔如果容易，人人會作，何待於我。惟越難越有功德。又遑恤工程之浩大，衆口之紛紜。

橋無分於廣狹，均以濟人也。每見停流蓄水之處，人病涉焉，架丈木而爲橋，則往來

胥便矣。至於河水湯湯，波翻驚旅客之魂，湍響墮征人之膽。苦無橋而我造之，則往來之便更何如。朝經暮過，人難量，德亦難量。日久年長，橋不朽，功亦不朽。

路之崎嶇有二。一在平地，所謂狹徑危坡者是。一在高山，所謂峻嶺陡崖者是。人畜至此難行，往來過此耽險，爲害可勝言與。且流傳數百年，相顧莫肯修，相歎莫能修。而我發願創修之，擴其狹隘者，削其突兀者，墊其低洼者，令人順行無阻，履險如夷，其亦無窮之利也哉。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如立神祠，梵宇，勿爲首事，凡首事，衆怨所叢也。然衆皆樂爲，我卽非所崇信，亦不必自異於禮，無傷隨俗而已。

（集證）佞佛之說，君子弗信。諂鬼之論，賢者所黜。婆語是信，幻報何憑。然而習俗移人，神道設教，示以中正之途，孰克改過遷善。喻以感應之兆，或知趨吉避凶。因法說法，就迷指迷，爲衆人未如何之切訓，亦儒者不得已之苦心。

鄉原曰：生斯世，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吾儒讀書明理，既不肯蹈鄉原之轍，又何嘗要君子之譽，惟於脫俗之中，不矯俗，卽於隨俗之內，不趨俗，其庶幾矣乎。

用過術士、藝人，以及梨園之屬，量力酬給，切不可札薦他所。我之所苦，豈可及人。欲令此輩感德，反不顧親知見怨，可謂輕重失倫矣。

（集證）凡事自己打算一番，也要替人打算一番，再思易地我當如何，則情理得而事無難處矣。語云：自己方便，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與人方便。四語顛倒，俱可味。

恕字工夫，有順逆兩樣。能近取譬，註云：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此順推之一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逆推之一法。聖賢所論，多在逆推上說，以逆推更難也。其實工夫，要兩樣俱到。士君子誠能順逆兼推，知彼我之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不致有親疎倒置，輕重失倫之舉矣。

忠恕違道不遠，此大聖人誨人之寶訓也。昔呂新吾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彼我。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三覆斯語，覺藹然忠厚之深情，實流溢於語言文字之表。

中庸注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言自此至

呂坤，  
叔簡，  
南寧，  
有呻吟，  
語，去偽，  
齋文集。

呻吟語一  
書，尤不  
可不讀。

蘇轍字子  
由號穎濱  
遺老有樂  
城文集諡  
文定明允  
次子東坡  
之弟

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被髮於鄉鄰之鬪，豈是惡念頭，但類於從井救人矣。聖賢不爲善於性分之外。  
詩餘不可置案頭常看，使人骨靡，初學尤甚。

（集證）凡無檢束，無法度，豔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因彼大能移人性情也。聖  
賢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便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子由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若導欲增悲  
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劓其助因耳。此語少年  
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以學道人而爲六朝靡麗，無異貞姬作謳聲。卽令過雲遶梁，德爲所掩。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冶遊之場，如放燈迎春，賽神等，男女沓雜，瞻視宜莊。若指顧輕狂，易至招侮。子弟有欲  
往者，須同良友，或命老僕相隨。

（集證）子弟日漸長大，早晚當教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



仍禁斷不得與外間人遊。恐漸染澆薄之風。況冶遊之場。正是非之地。固不容聽其自往。卽良友偕行。老成相隨。猶懼其心將放而難收也。何如在家靜坐。不去爲高。婦人女子。無論大家小戶。皆當不出閨門。設或省親望女。猶云是非得已。若夫新年看迎春。看燈棚。看臺戲。以及做會賽神。僧房道院。到處嬉遊。竟與男子摩肩接踵。豈但非理。亦不雅觀。若知稍惜廉恥。必不作此風流。況濮上桑間。未必不因冶遊而心蕩。凡爲父兄夫男者。可不謹與。

不服一人與逢人便服者。皆妄人。

（集證）今人千罪百惡。皆從傲字來。傲則自高自足。不肯下人。以至不孝不弟。只是一個傲字。便結果了一生。更無救解處。傲之反爲謙字。便是對症之藥。謙非諂諛取容之謂也。人無論智愚賢不肖。一味脅肩諂笑。其病將甚於夏畦。若而人。尤爲有道所深恥。

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爲是。細考其抱負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真是井蛙觀天。後生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爲能。細叩其學問見識。全然指摘不著。真是蚩蚩撼樹。此輩不獨可笑。實可哀已。

宋陶宗儀  
字九成所  
著書曰南  
田輟耕錄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也。若一味讒諂面諛，同流而合汙，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愿，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晏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可鄙亦可憐已。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風水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興隆之家，必據勝地，其初不必有所擇也。常見人既富貴，廣延地師，移居遷葬，而家道反不如前。蓋福至則得吉壤，衰至則入凶地。人自修德以迓福耳。堪輿之權，烏能奪造化也。

（集證）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輟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李孔彰曰：龍穴非遙，只是深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無勞踏破隴頭雲。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信風水競節文，親死不葬，大半出之儒者。不如尋常細民，一遇親變，隨分安厝。逝者有安土之樂，猶生者有安宅之居也。士夫家宜加猛省。

凡欲爲父母子孫計久遠者當以公心處世一念合理百神歸向擇地論穴又其次也德不修而責效於先人之遺骨朝移夕改亦可益耶。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既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卻不料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集證）窮通有命豈人力所能挽回而僥倖者空生一片熱心腸廁足王侯之門濡首富豪之室搖尾乞憐奴顏婢膝徒損壞一世人品令人氣短惟達觀者大著眼世態有炎涼而我無嗔喜則目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矣。

士君子處權門要路操履要嚴明心氣要和易毋少隨而近腥羶之黨亦毋過激而犯蜂蠆之毒。

朱熹字元晦自號晦翁後號晦翁諡曰文  
胡寅字明仲世稱致  
堂先生  
父安國字  
康侯諡文  
定

天之寒熱有定候，人之冷暖無定情。吾輩立身，惟不因人熱自不至，不寒而慄耳。吾輩慎求人講學，問道雖卑躬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

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曰撲燈蛾，似蝶而小，夜飛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已哉？必資其氣焰，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

齋名因以為號，如晦菴致堂之類，自宋已然。今有無齋而名，且不一其名者，總亦多事。無已，則取字義典故，用以自箴足矣。即圖章採用成句，亦須雅正者，勿為大方所笑。

（集證）子弟於童幼時，即有字，稍長而有老人之號，若齋菴山堂之類者，皆父兄之過也。子弟安得不生妄誕。

檀弓，檀姓，弓名，而遂以之名書。其樸如此，不煩題以美名，而其書遂足千古。今人工於題名，所以拙於著書。

近世士夫，多為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於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真歇也。

近見莊村中後生小子，名號多犯古人，殊屬無謂。而族大丁多者，復不知忌諱，常犯祖先名號而不顧，更甚無理。吾輩讀書人子弟，命名起字，慎勿犯古先聖賢及先世之諱。

戲而不虐，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卽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嫌。

（集證）好友契合第一。先戒戲謔。戲則口不擇言，常有無心之語，致人終身飲恨。更有不惟反唇，且動手以爲狎昵者。一或失重，遂爾認真，釁末凶終，不可不慎也。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謔非有道之言也。孔夫子豈不戲，竟是道理上脫灑。今之戲者，媒矣。卽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每讀一書，且將他書藏過，讀畢再換其心，始專。

（集證）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

宋光實射  
司字官左卒  
馬君至僕贈

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以至讀終。

太師溫國  
公，諡文  
正，

何涉南充  
人讀書無  
夜不學所  
著春秋  
本旨及廬  
江集七十  
卷

三 卷

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嘗謂兒曰，買豎藏寶貝，吾輩惟此耳。當極加寶惜。  
每見爾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寶貝也。其人可知矣。

今人讀書，動說某人能目下十行，殊為可笑。朱子讀書，只云讀上句，如無下句，讀前章，如無後章。古今人用心不同如此。

學者以先入為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八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集證）學者不論造詣先定，氣格須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濁，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錫語。入聲七曷論語注味變也畏人腳汗，不能自得。觀宋

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觀六朝晉魏，無若觀秦漢人文。元與明朝，雖佳者，亦不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絕跡，勿令廁我函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埃，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攻詩務溯風雅，學吟當法盛唐。今人不觀江海而羨蹄涔，不覽華岱而誇拳石，不愛

秦松漢柏而取蟠曲益盎中物，可謂有心眼者否。

讀書之餘，遊情筆墨，宜明牕淨几，展帖臨摩，飛動淋漓，烟雲共散。若藏帖則寶笈華牋，當與玉檢金函、古碑斷碣同珍。筆宜精，墨宜妙，硯宜舊，紙宜潔，適用爲佳。不在綠沈之管，金珠之飾，石眼星文，金花研光也。

官糧必早輸納。每歲所入，先除此一項。餘者乃以他用。

（集證）國家惟正有供，敢不輸將。恐後長吏考成，倣係能無悉索爲先。士豈不愛功名，抗賦則隨加褫奪。民誰不惜肢體，逋糧而動受鞭笞。是以石壕老婦之詩，實驚心於呼吏。卽如風雨重陽之句，亦敗興於催租。原夫有田出賦，本千古之常經。奉上急公，亦小人之恆分。徵收有限，原非春日而欲責秋糧。輸納宜勤，何故乙年而未完甲稅。積逋貽累，有司按籍以求。追比逢期，虎役持牌而至。兩足到門，先需酒食。肆言出口，還索苞苴。計欲朦朧，必丐包荒於胥吏。思圖寬假，更求緩頰於鄉紳。冊上之挂次仍懸，室內之脂膏已竭。因而張冠李戴，致於東家賠西舍之糧。甚至產在人亡，徒使子孫受祖宗之累。向使年年清結，何爲新舊交徵。倘能限限依期，豈至身名俱敗。莫若納稼收禾之日，先計官租。且於仰事俯畜之先，早圖國課。親行投納，免攬役之



侵漁收票分明，作已完之憑據。奉公守法，官府不得呼其名。樂業安居，差役無能擾其室。士可一意於詩書，民亦安心於畝畝矣。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集證）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任彼薄惡而吾以厚道敦之，則薄惡者必感愧，而情好愈篤。若因其薄惡也，而亦以薄惡報之，則彼我同非，特分先後耳。畢竟何時解釋。此庸人之行，君子不由也。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噉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險阻備嘗，人不能堪。固天之所以玉汝也。松柏不歷冰霜，幾與凡卉無異。大丈夫歲寒之節，正須受得摧挫，挺拔出羣，纔有根器，可致遠大。

投足皆荆棘，莫如退一步。後自操劃斷之，全鋒舉目是風波，亟須識一著。先便獲安恬之良筏。

凡親友借用車馬器物不可吝惜。然借者又須加意照管。勿令損壞。萬一損壞。急與修製完好。切勿朦朧送還。

（集證）體認天理。只在此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見之。彼既慨借。勿吝。我當原物奉還。損壞已屬不情。況復朦朧送去。返諸吾心安否。質諸人情妥否。

有借必還。理也。即情也。旋借旋還。情也。即理也。乃有人焉。借親友物。或經旬不還。令自來取。或遲之久遠。原物非失落。即損壞。將另製還人乎。抑推託不還乎。倘再缺用。還想復借否。

人有所需。慨然假借。稱物還之宜也。乃既借之後。反若前日所借。亦些微之物。爲偶然之事。因循不還。則即此不還一念。不惟已爲負心。更絕人之爲德矣。

語云。閒居耐俗。漢亦是無可奈何處。尋常親故往來。安得皆勝侶。以禮進退。勿蹈浮薄。（集證）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蕃然並生。只如一身清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徇世者。拖泥帶水。只爲多了一戀字。絕世者。沈空墮寂。只爲多了一厭字。總不如隨方逐圓。而以耐字應之。便如鳥乘風。如魚逝水。得不即不離之趣矣。

諺云：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最有意義。如傾險之人情，坎坷之世道，若不  
得一耐字，撐持過去，幾何不墮於榛莽坑塹。

持身不可太皎潔，一切汗辱垢穢，要茹納得。與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惡賢愚，要包容得。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人言某負恩，某不義，氣正不平，則爲援引一二嘉事，以爲解曰：據伊平日所爲，尙在道理，今豈遂然耶？或出無心，或有何事正急，不暇檢點，或疾病醉飽，喜怒失常，尋自悔矣。愬者雖怒，必少平。若因其愬我，我遂述亦曾於我有負恩不義之事，則其人之過愈實，嫌隙遂成，誰使之與。

（集證）大凡天性刻薄人，專攻人之短，不表人之長，不知與爲刻薄，不如渾厚。聞惡則隱而不宣，卽有人指摘者，曰：彼實無此行，所傳皆誤也。見善則揚而不止，卽有人疑忌者，曰：我知之最真，自愧未能也。常須如此，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掩過匿非自家不可。有爲人不可無。自家掩護則善不能入。爲人掩護乃盛德之事。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其用心之厚如此。奈輕薄子弟喜談人過。或因人獎譽摘一事以陰奪其歡。或乘人詆訐一事以益中其毒。自蹈宵小之行。遂爲鬼神所惡。故盡言以昭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戒之哉。

相聚時每喜談人過失。此最損德。使過爲人所不知不可言也。使過爲人所共知不必言也。況乎彰人之過成己之惡。揚人之善成己之善孰得孰失。曷蚤辨之。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故不知世間復有作善之人也。若夫造作傳會以誣善良鬼神必殛之。

（集證）善善長惡惡短。君子存心如是。所以扶陽而抑陰也。蓋先使自己心下陽長陰消。從此行將去便隱惡揚善。與物相接便犯而不校。縱然行有不得亦必能反求諸己。而孟子三自反之法行之不難矣。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如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爲人無負揚善者之心。無實稱惡者之口。亦可以語真修矣。

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仁人長者，存意忠厚，心事如青天白日，而輕浮俗兒，滿腔無非澆漓，故聞人善而疑，聞人過而信，此惡念也。見人吉祥而色沮，見人頹敗而心快，此忮念也。人有詿誤，務暴之人，有善行務掩之，此浮薄念也。如此心地，如此行檢，安在冥冥之中，不奪其魄乎。

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亦當曲爲掩覆。若本是平白無辜之人，而乃編造流言，捏作穢事，以讒毀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使聽者熒惑，不能辯其是非，致令賢奸溷淆，黜陟倒置，流毒不可勝道，欲免神誅鬼殛，何可得哉。

盛怒極喜時，性情改常，遇有所行，須一商之。有識者不然，悔隨之矣。

（集證）喜事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否則所許必吝，所答必差。不惟追悔無及，抑且見笑大方。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言褊急，過後羞慙。故平時有心訥言，還容易。只是當盛怒極

喜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方見涵養。

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

老成之人言近迂闊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闊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說探頭話往往結果不來不如作後再說。

（集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聖人說箇恥字朱子註云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內省於心儘有可恥處儘有可恥之甚處只要看得親切入己自家方有把握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使言之必如所行行之必如所言則出諸口者自不易天下事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旣不行誰教你說出來學者到說好話做好事人信不及便無藥可醫矣推其流弊只是不誠。

陳維崧字迦陵年蘇宜興人康熙己未召試鴻臚科由詞授檢討

捱不過底事，莫如蚤行。悔無及之言，何似休說。故君子之出言也，如嗇夫之用財。其見義也，如貪夫之趨利。

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卽一嘖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

（集證）黃庭堅云：每相聚，輒讀前漢書數頁，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王西樵語子弟曰：吾常見舊家子某，薰衣薙面，種種極其華飾，而面目殊爲可憎。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斌媚可愛。蓋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有志之士，須擺脫一切俗習。氣俗見識多，讀經史子集之文，求友端方爾雅之士，集思廣益，以淑其身。日逐逐於俗人俗事，語言面貌無一不俗，如何會有進步。

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於瞽。身不遠名利，甚於穿。骨不脫俗氣，甚於癩。負潘安衛玠之姿，而胸境未能朗徹，直爲雕繪之士偶。擁陶朱猗頓之富，而容動不

釋鄙俚，何殊文繡之犧牛。

僕輩搬弄是非，往往骨肉知交，致傷和氣。有嘗試者，直叱之，使勿言。後不復來矣。

（集證）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人家不和，多因婦女讒構，而其原皆出於婢妾。蓋愚賤無識，以言人之短，爲忠於主母。稍稍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成仇隙，而彼且自謂暱處於心腹也。非惟婢妾僕隸亦然。若主翁聽信，則親族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浸潤之言，令人傾聽，至家庭尤甚。讒者心舌俱巧，伺人眉睫，揣人心事，借背後語，傾吐心腹，朝進一言，喜爲愛已，暮進一語，令其自猜，至使骨肉間離，一家戈矛，不祥莫大焉。夫讒在人而聽之在我，我有愛憎根，則愛憎者至，我有毀譽根，則毀譽者至。若能於自己肝膈中，一切淨盡，凡善惡邪正，平時看得明白，又能於非間之言，一以不聽爲主，讒言何從而入哉。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不孝不弟人，不可與爲友。少時一同學子，頗有才華，而門內無行。先君甚不悅，曰：彼至親且薄，況他人乎。未幾果爲所螫，幾及於禍，可鑒也。

（集證）門內之地，至性所關，雖極愚頑之人，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之事，悍然不顧者，名利之心奪之耳。名利之心重，骨肉且薄，何況路人。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兄之義，昆弟之節，猶彎弓而自射也。

居家骨肉，未能免鬩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吳起忘母，見絕於曾參。楚直證羊，受誅於孔子。皆乖彝理，並玷士林。遇此等輩，莫若遠而避之，庶幾不爲所螫。仁心不及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臆，浮舟江海，捐棄楫楫。觀者爲之寒心，而顧可與同處共事乎。

技藝中，惟彈琴可理性，兼一人閉戶，陶然已足。至圍棋陸博，必須兩人對局，勝者色矜，負者氣晦，本欲博歡，何苦反致忿忿。若夫佯負以媚尊顯，設筭以賺財利，則人品隨之矣。

（集證）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陶淵明嘗言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嘗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睡讀書，藉木蔭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

叔季以來，六藝廢其大半，乃流而爲博奕諸戲具，微論混江之惡，遊湖之誕，六博殿

子只可以行酒而不可以呼盧，俱萬不宜爲。卽兩人相對，楸枰最良，次則雙陸，運用可喜。但童豎輩從旁說著，已屬可厭。况復勝負靡常，勝者未免色喜，則負者必多赧顏矣。等而下之，或佯爲負焉，或設爲穿焉，心術旣不堪問，人品又何足道哉。立德君子，必深惡而痛絕之。

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爲大機械，和不誠，則爲眞鄉愿。

（集證）語云：士窮見節義，窮如圖窮而匕首見之窮，有直窮到底之義，非訓貧字。貧乃窮中一事耳。人雖愚不肖，亦知以美善自文。從容之時，未肯露其初心。迨利害逼切，本來面目，無處藏躲，任是鬼魅狐狸，須現形狀。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愿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爲君子之事。有出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宋賈收烏  
程人韓琦  
字稚圭相  
州人  
張九成字  
子韶錢塘  
人諡文忠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慳。自度所處之地，如應享用十分者，只享用七分，留不盡之意，以養福可也。慳吝太甚，自是田舍翁舉動鄙而愚矣。

（集證）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眾，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歲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盈餘，以備不虞之用。此司馬溫公語

懸錢屋梁，日用一塊，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東坡效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為之甚多，真良法也。

明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按此，又是更上一層樓語。凡為勤儉者，不可不省此義，以當晨鐘暮鼓一擊。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尤忌者鄙吝，人不知也。鄙吝之極，必生奢勇。其父一毛不

拔其子一擲千金，往往有之。故惟儉以裨躬惠，以及人方爲貽謀長久之道。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不肖子孫，爲酒色資，不智也。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

（集證）終歲衣粗食淡，大謂不堪。若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則粗與淡若將終焉。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大謂不堪。若梏拳在身，盤水加劍，而趨和鳩藥，則衣食又不暇計。墮落一層，警悟一層，人身難得，聞道甚難。鷄三鳴，鐘數點，此處大須猛力提持。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一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凡處娛目快心之事，恆人每多沈溺，卽達人奇士，往往墮入，無以自拔。故膏粱醉夢，消磨多少，豪傑憂勞困苦，逼出幾許精神。

從冷視熱，然後知熱處之奔馳無益。從冗入閑，然後覺閑中之滋味最長。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醜豔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

嘗曰：人老七十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果卒。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兩日之長；窮極歡樂，則兩日翻成一日之促。是則吾意能造長造短，不在司命也。

★

★

★

祇要如此這般

## 你的女兒就活潑可愛了

小兒女肥頭胖耳，舉步搖曳，惹人憐愛，可是穿着不合式服裝，或成人一樣的長衣，步步約束着，就要毀滅天真，弄得陰陽怪氣。

本公司出品男孩連衣袴，女孩套衣，式樣新穎，配色巧妙，一經打扮，雄糾糾，飄飄然，活潑潑地真可愛，案頭燈下，大解人懷。

# 捷

# 報

三角牌彩花毛巾，所印花卉，嬌柔美麗，因之有男皆寵，無女不愛，故其新陣地，已漸進展至每個家庭中。

軟柔細毛，負堅韌之實力，銀絲不斷，好景常輝，不愧為國貨少壯派，用者皆大歡喜，故永不退出原陣地。

彩花毛巾；南京路三友實業社出品，自用送人，皆增好感，往來到處皆緣；堪稱攻心名將，每條二角三分。

# 荆園小語集證卷四

廣平申涵光梟盟著

平原後學

張子覺尹先敬輯  
董元度曲江參訂

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大也。我不可自恃。行天下而後知天下之小也。我亦不可以自餒。

（集證）事不論大小，操應原具真宰。人不論貴賤，接處自有活機。當靜當守，當因當順，宜方宜圓，宜寬宜嚴，總要相勢施為。因人應酬，無心無情。萬軍中有箇老衲坐禪的消息，方能事事有成，處處無礙。

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小其心審天下之幾。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平其心論天下之事。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大其心容天下之物。吾性本來光明昭朗，不可自為迷昧。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洗滌一片潔白好心，可以對天。摩挲一雙徹亮眼光，可以識人。鍛鍊一身通敏透妥本領，可爲世用。澣濯一段雪白行藏，可以見信於人。淘汰一片冰冷腸胃，可以無干於世。調養一副春風和氣性情，可以涵育同儕。薰陶後進。

意氣與天下相期，如春風之鼓暢庶類，不宜存半點隔閡之形。肝膽與天下相照，似秋月之洞澈羣品，不可作一毫曖昧之狀。

孔子，千古大聖人也。其言志云：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便見覆幬持載氣象。孟子，千古大賢人也。其論治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便是民胞物與胸襟。脫天下老幼得所，聖賢之心慰，而天下之治成矣。於戲重哉。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讎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集證）休與小人仇讎，小人自有對頭。休向君子諂媚，君子原無私惠。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宜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豫揚，恐來讒讚之奸。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世



之有識者，不急去惡，或能知之，其不急合善，便謂求善不再，要之急合，亦有悔。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爲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好名之累也。濫用者必苟得，揮金如土，而欲其一介不取，勢不能也。

（集證）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近世士大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而其未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必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己不克以廉靖自居矣。而人卒不覺其卽於奢者，一以習之難改，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畢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寡欲。

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貨利，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節用謹身，豐家遠罪。故曰：儉德之恭也。若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必慕顯榮，枉道以徇。小人多欲，則貪求妄用，敗家喪身。故曰：侈惡之大也。人可不慎所從乎。

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故吾輩持家勤儉，是良藥。於已聊且完足，省許多仰

給人。世省許多設計營心，何快如之。

尊先王之訓，必須守時王之法。我夫子殷人，而曰吾從周。生於周，則然也。生今反古，固有明戒。

（集證）君子之所持循，只有兩條路，非先聖之成規，則時王之定制。此外悉邪也。俗也，君子不由。

君子行法以俟命，只此一句。學之終身不盡。蓋法者禮法也，又王法也。君子行禮法，則天理日熟，而身無不修。小人守王法，則科條不犯，而四體可保。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隨時之內，善救時若和風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脫俗似淡月之映輕雲。裏面要活潑，於規矩之中無令怠忽。外面要擺脫，於禮法之中無令矯強。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天籟與人籟相宣，以出世之觀，諧寰中之應。俗情與雅情共暢。

梨園一輩，蠹俗耗財，法所宜禁。然相沿既久，搢紳家大事吉筵，以此爲重，亦難驟革。但萬萬不可自蓄蕩心敗德，壞閨門，誘子弟，得罪親友，其弊無窮。況日所見者，總此數人。

總此數劇，豈不厭耶。

（集證）家中勿令僮僕演學唱戲。蓋戲乃妖冶之態，淫濫之音，習見習聞，令人漸漸惑亂。男子必放蕩務外，婦女或邪心暗動，以致出乖露醜，敗壞門風。卽或父母上壽，婚嫁大禮，可喚現成優伶，止偶一爲之。

娼優隸卒，乃流品之最賤者。律有明條，娼隸等籍，世世不得廁衣冠之列，深鄙之也。而世反延爲嘉賓，良家子弟，又從而樂習之，妝身塗面，備極醜態，以悅人耳目。卽響遏行雲，聲出金石，祇屬下流，廉恥安在哉。更有不肖父兄，目覩子弟之出乖弄醜，不加戒懲，而反以爲聰明伶俐，不亦深可恥乎。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鄰有喪家，不可快飲高歌對新喪人，不可劇談大笑。

（集證）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並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聖人哀樂之情，無往不出於自然。如吾夫子，食於有喪之側，便不能飽，於是日聞喪

弔之而哭泣，則一日之間，不復詠歌。蓋餘哀未忘，自不能爲樂也。其得性情之正如此。學者能識聖人之性情，然後可以學道。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吾夫子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吾輩與人相處，對憂人，慎毋樂；對哭人，慎毋笑。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萬萬不可加怒別人。

（集證）林退齋訓子弟云：若等只學喫虧。李臨川歎美之，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許多事，故能喫虧三字，是千古第一占便宜事，自無作威求勝之禍矣。

凡事讓人一步，是自己討便宜法。昔婁師德字宗仁爲相，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

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嗟夫，居官居鄉，恆能持此四字符，以訓誨其子弟，處處能自己喫一點虧，方爲平允。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處之人矣。

每見親友相與，有始親而終疎者，多起於奴輩之輕慢失禮，或兩家奴僕鬪口角力，主人誤信先入之言，各護其短，遂致嫌釁橫生。是以御下不得不嚴，但凡奴輩與他

家上下人等爭競不問理之曲直先責自己家人然後再爲剖析則奴輩自知顧忌且彼忿爭之氣亦平矣昔人云奴僕得罪於人猶可恕也若我得罪於人不可恕也此語有深見

又常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微者卽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到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恭而無禮遇君子固所深惡卽小人未嘗不非笑之枉自卑諂耳

（集證）恭懿行也過則爲足恭爲曲謹多出機心賢不肖皆恥之故賤莫賤於無氣骨

常見筆札中有知感處則曰刻骨鏤心當在世世有沾惠處則云覆載之恩舉室焚頂或云啣結難忘犬馬圖報余謂謙固美事亦當斟酌措辭須有分寸若太過則近乎諂矣

郭霸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爲人趙履温寒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

頭向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相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爲中宦，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爲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觀來，可不枉了做小人。南荒有獸，名曰狎狃，見人衣冠鮮麗，輒跪拜而隨之，雖擊不去。身有奇臭，惟膝骨脆美，謂之媚骨。士人以爲珍饈，則世之善諂者，皆有媚骨者也，是亦人之狎狃矣。勸人息爭者，君子也；激人起事者，小人也。

（集證）近世以來，人心好爭而恥讓，循私棄理，逞氣求強，世運陵替，獄訟日繁，皆此之故也。所賴君子者，遇彼挾怒之人，從容開導，陳理以服之，原情以悟之，調和以弭之，婉言以勸之。如此，則使氣者屈於理，盛怒者平於情，抱怨者釋於事，角口者消於言，爭論不起，訟辭不作，而宗族親戚，朋友鄰里，可以常保其歡，則太和之風也。小不然，人有忿矣，則從而償激之焉；人有隙矣，則從而挑逗之焉；對甲則說乙短，對乙則言甲非，使彼此忿恨，互相寇讎，有陰快其私怨者矣，有暗取其財利者矣。人受其愚，以致骨肉睽離者，以致親朋究結者，以致鄰里傷殘者，由是破家喪身，何可勝數哉。

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吉人無論作事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無論行事乖戾，卽聲音笑貌渾是殺機。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古人戒之嚴矣。蓋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爲媒妁，或治疾病，專以傳播名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尙是小事，常有誘爲不端，魘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得往來。至於娼妓出入臥房，尤爲不可。

（集證）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至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正家之道，當痛絕閒雜女流，不可聽其私相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明微君子，宜

必有以待之矣。

又有一種人，如道媽媽、會賽神、女仙兒、算命、唱曲，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禍福，所圖者財物而已。一與之綢繆，能保其不為賊之導乎？能保其不為姦之媒乎？其害之不可勝言者，與三姑六婆等耳。是以君子正身處家，內教必嚴，使此輩不得出入，則清吉之福也。

更有一種人，名繡花娘者，男身女妝，以善於針刺，出入大家，教導閨女，被其姦汙，出乖弄醜，可恨更可殺也。凡人家縱容婦女，來往不拘者，洵可畏哉。

凡人氣質，各有偏處，自知其偏，而矯制之，久則自然，所以宋儒以變化氣質為學問急務也。

（集證）凡人根氣不等，受病各有淺深，靜中檢點，須看念頭易動處，即習氣最深處也。切忌護痛，以致潛滋。反妄認為性情中所不可少之事，則良醫拱手矣。

蟋樂、蟬丸、蟬樂、風露、蟋蟬一物耳，而前後所樂不同者，氣質變故也。故學者欲尋真樂，當以變化氣質為先。

變化氣質，如鷹化為鳩，雉化為蜃，並形體而改換也。雖肥瘦長短，鬚眉多寡，仍是舊



狀。而肺肝骨肉之習染，故態已銷鑠盡矣。要之在誠。其意耳。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子夏以文學名，而有敦倫務實之論，規模狹隘，而有大德不踰閑之說，是其氣質變化處。然矯枉過直，兩處都有流弊。可知變化氣質中，儘有細密工夫在。

吾輩六七歲，即教之讀書，變化氣質，莫善於此。

兄弟分居，是人生最不忍言之事，然亦多有勢不得不然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遊，各人好尚不一，統於一人，恐難趁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况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自度一家中人人能學古人同居，固是美事。如其不然，反不如分爨爲妥。果能友愛，正不關此，勉強聯絡，久必乖戾。

（集證）凡人聚居日久，則異處各爨之念生，食指漸繁，則猜疑忌忮之念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即頑童竈婦，皆得易而反舌，而操離間之權，閱牆之釁，猝起於

頃刻分而爲途人，訟而爲吳越者，比比也。故兄弟分居，是天下古今之通義，亦聖帝明王不得已之善策。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於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子車氏之猥，色粹而黑，一產三豚，其一駁而白，惡其弗類也，嚙殺之，糜盡腎腸，然後止。二同己者，字之惟恐其傷也。若敖氏之狗，羣聚而戲，俯仰跳嚙，甚相快也。有骨投地，其一得之，則羣嚙而爭奪，口鼻流血矣。見別於愛憎，卽骨肉而戕嚙，意競於勢利，卽膠漆而戈矛。何異子車氏之猥，若敖氏之狗。

神該敬，不該諂，諂則瀆，是大不敬矣。定爲正神所吐。

（集證）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乃所以敬之也。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不遠之也。

明道先生言：君子終日對越在天，朱子言對越上帝皆敬以直內之學也。這正如上危木橋一般，一失腳便跌落下去。曾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這箇境界。凡祭祀人都看得杳冥，不知幽明有相關之處，幽明自有相通之理，先祖外神總是天地之一氣，有其誠自來格耳。

媚神求福不如爲善，禱神免禍不如去惡。不去惡而禍可免，是諱疾而望醫也。不爲善而福可求，是無舟而待濟也。如是以爲媚禱，神必不歆。

婦女祈神，欲求福耳，不知福未必得，而貽羞無窮。每見村婦入庵觀寺院，做會賽神，男女肩摩，或踐踏損壞，遺失兒女，被人拐騙，種種難盡。又見鄉紳婦女入寺燒香，其家僕叱咤鞭朴，令人倒曳橫拖，迴避不暇。同一祈神而乃如此，是多一番拜禱，卽多一番罪戾也。語云：在家敬父母，何用遠燒香。噫！今止見有媚神者，未見有敬父母者，可慨也夫。此父母所以稱活佛也。

遇詭詐人變幻百端，不可測度。吾一以至誠待之，彼術自窮。

（集證）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待至誠之人，當以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以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若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譎詐，則彼必愈增其技以加我，我又加之。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並且陷我於詐也。而曰人之多詐，豈不謬哉。

世俗愈變詐，愈當以忠實篤敬處之。時人動謂迂闊不可行，競相尙以機巧。此大非也。譬之行荆棘履巉巖，惟步步踏實處，乃可以免顛躓。欲以鬪捷乘巧勝之，未有不失跌者。

世人相與，非面上，則口中也。人之心，固不能掩於面與口，而不可測者，則不盡於面與口也。故惟人心最可畏，人心最不可知。此天下之陷阱，而古今生死之衢也。予有一拙法，推之以至誠，施之以至厚，持之以至慎，遠是非，讓利名，處後下，則夷狄鳥獸可骨肉而腹心矣。將令深者且傾心，險者且化德，而何陷阱之予及哉。不然，必予道之未盡也。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集證）貞士無心徼福，天卽就無心處牖其衷。儉人着意避禍，天卽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蛾撲火，火焦蛾，莫謂禍生無本。果種花，花結果，須知福至有因。

天欲禍人，或先以微福驕之，所以福來不必喜。要看他會受。天欲福人，或先以微禍儆之，所以禍至不必憂。要看他會救。

善必福，淫必禍，天之道也。人之所以信天也。善不福，淫不禍，天之變也。天道之不可測也。人所謂善者，或有隱惡，而天不之福。人所謂惡者，或有隱善，而天不之禍。人之隱也，人事之不可測也。天卽禍善而吾必爲善，天卽福淫而吾必不爲淫。此以人之常定天之變也。天之福善其常，不福善其變。然斷不因爲善而得禍。天之禍淫其常，不禍淫其變。然斷不因淫而得福。此不以天之變疑天之常。乃眞能信天道而盡人事者也。

古人云：擇禍莫若輕，愚謂擇福亦莫若輕。功名富貴，無一件是我應得，故官寤居卑，財勿苟得，稍有遭際，常覺踰分不安。若已得視爲固然，未得者，日夕懸望，事事必欲

勝人，則鑽營謀算，終身無息肩之日。而造物所忌，禍敗隨之矣。處怨易，處恩難。怨只包含便了。受人之恩，何時報稱。是以君子不輕受恩也。

（集證）富貴宜施恩，富貴而不施恩，是旱魃也。旱魃之歲，不濟三農。貧賤宜知恩，貧賤而不知恩，是頑土也。頑土之鄉，誰下種穀。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為難事。

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受之。廉恥不喪，始名為士。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語云：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蓋士君子卓然自立，不受人憐存傲骨也。然知己時有，或一言而拔之草茅，一事而置之通顯。又或時當極困，仰天無告，此情此際，誰其生死而肉骨之。倘遇仁人，急施救拔，恩同再造，而乃時至運亨，頓忘舊德，既恐挾

彼成勞，望報無厭，又慮揭吾平日論說短長，自甘涼薄，忍心背負，甚至恩我者讎，利我者怨，不思圖報，而反欲利其所有，啓覺啓端，幸其禍敗，悲夫！天道有知，寧令此等常享富貴耶？當不旋踵，定有奇殃。惟願受人恩者，終身不忘，有恩必報，報必倍施，庶幾免負恩背德之禍，亦以勸世之樂，施好義者耳。

作善豈非好事，然一有好名之心，卽招謗招禍之道也。

（集證）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食天報，陽德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

天地間事，何者非丈夫所當爲？又何者爲我所矜誇？縱有挽回日月的手段，昭回雲漢的文章，皆是本分，何必矜耀誇逞，靠外物做人。故顏子一生學問，只是箇無伐無施，遂看破許大道理，參透人世幾多機關。

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此語爲用人者言耳。若以自修，則好名之弊，未始不同於好利。只爲有此好名之心，不能不專在自己皮毛上，人家耳目，做工夫，其根本斷喪而不自知也。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可滿之有。故盛德之容貌，若愚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好便宜者，不可與共財。多狐疑者，不可與共事。

（集證）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莫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的，便是欠下他的，隨後卻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

財者人所必爭之物。然人生貧富，自墮地時，大數已定。推之不去，取之不來。究竟能喫虧者，未有不討便宜。世人處親戚朋友間，皆當作如是觀。而至於兄弟分晰，爭多道寡，甚至忿爭，訐訟同歸，烏有更不可不猛省也。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驚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之所以為薄道也。

狐性多疑，人亦有之。我既與人共事，而復以不肖疑人，人卻未必真不肖。在我已先



蒙不肖之心矣。故疑心重者，則萬境皆錯。

貪心勝者，逐獸而不見。泰山在前，彈雀而不知深井在後。疑心勝者，見弓影而出杯中之蛇，聽人言而信市上之虎。人心一偏，遂視有爲無，造無作有。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集證）論理要精明，論事要剴切。論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蓋以養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天地含蓄之氣也。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愚也。可畏哉。

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

然而務從寬厚。豈惟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君子三戒，亦就大概言之耳。若夫少而好得，鑽營必力，百行俱怠，老而好色，爲害益烈，醜態更多。○看來好鬪之人甚少，卽有鬪者，非爲色，卽爲得耳。大約多是爲得者。

（集證）財色二者，最迷惑敗壞人。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此事如鳩毒，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

世間惟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旣快嗜慾，又得超昇，揆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列子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故，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其妻，亦有招之者矣。公寤其言乃止。此雖喻言，豈無此理。見色起心者，宜省此。

縉紳好貨，亦是一蔽。近有一紳，巧取善藏，坐臥起居，言動食息，無往非阿堵也。一日

病革強起閱庫藏白鏹滿前拊摩不忍釋呼其子囑曰我死幸內十大錠於棺中子性吝對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若以楮代之其人凝淚歎息不能言而逝嘻亦可憐矣。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最不結良緣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七十年此語真不刊之論亦可爲貪得者之一戒。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集證）堯行舜趨周冠孔裳恐未可以貌定使見遺金於曠途遇麗色於空室而心不爲動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也才猷智識最要斂藏如劍藏於匣物來則出若索物割之則鋒挫矣如鏡掩以囊物來則揭若索物鑒之則塵生矣。

鶻性駿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而溺死學未成而躁進羽鶻之躍也矜一長而自眩山雞之愛也。

春風內花嬌柳媚放開無限殺機朔雪中木落草枯包括許多生意故君子常以質實過華彩常以韜晦勝發揚。

昔有將嫁之女，請訓於父。父曰：慎勿爲好女，曰：然則當爲惡耶？父曰：好且不可，爲況惡乎？蓋羶穢則蠅蚋叢嘍，芳馨則蜂蝶交侵。故君子不作垢業，亦不立芳名。圭角不露，便是持身涉世一安樂窩。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於行事，則反之何哉。

（集證）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己之過，既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誇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既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忘其貧賤而歿；稱人以桀紂盜跖無不怒者，忘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而作人卻與桀紂盜跖同歸，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爲惡而畏人知，惡中猶有善念；爲善而急人知，善處卽是惡根。

昨日之非不可留，留之則根燼復萌，而塵情終累乎理趣。今日之是不可執，執之則渣滓未化，而理念反轉爲欲根。

人心甚危，終身治之，一念縱之，便至墮落。蓋人欲學好人，則向上，煞有等級。學不好人，則下流頃刻立至。古人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又云：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

如燎毛。可不慎與。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屬金屬秋，剛果決烈，劈物兩開，擴充此心，勿令依違瞻顧，則天下事物，不難制矣。至於遷善改過，尤宜此心制之。蓋惟斷決痛絕，乃能變惡而成善耳。

翻人書籍，塗人書案，折損人花木，皆極招厭之事。而私窺人笥篋中字跡，尤爲不可。

（集證）范益謙座右銘有云：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凡此等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若私窺人笥篋中字跡，微論主人翁撞見，不成事體，顏面無光，卽幸而不知自返於心，主何意見，明理君子，斷不蹈此。

田子藝於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名花猶美人也，可玩而不可褻，可賞而不可折，擷葉一片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薰美人之目也，解衣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諭裸裎相逐也，近而觀者，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騷。語曰：寧逢惡壙，無殺風景，諭而不省，誓不再請。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集證）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人之於妻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於寡妻。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未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肖之名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

爲人祖父者必以教訓子孫爲傳家第一要著間有不率教訓者不必責備子孫亦惟自省而已子孫之悖逆必自己不能孝順者也子孫之爭鬪必自己不能友愛者也子孫之癡愚懦弱受人侮弄必自己用智用術使勢使強慣討便宜不肯喫虧者

也。類此而推，種種不爽。然則欲子孫之賢，必先自己修德。修德若何，亦曰孝親敬長。睦族和鄉，恤窮急難，忍辱喫虧而已。能如是者，方不愧爲人祖父。留此好樣與子孫，謂之眞教訓。

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著意督率，而規模動靜，性情好尚，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僕婢初來宜嚴，若一縱則後必難管。

（集證）奴僕初來時，曰走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主之御僕，猶君之御臣也。須恩威並濟，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恤其勞苦。要以忠孝誠實爲先，否則尋常凌辱他，便是無恩，有過失姑息他，便是無威。失御下之道矣。

貧家役使之，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恩宜自淡而濃，先濃後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嚴而寬，先寬後嚴者，人怨其酷。

掩護。勿攻。屈服。勿怒。此用威者之所當知也。無功。勿賞。威寵。勿加。此用愛者之所當知也。

世謂東坡教壞司馬君實家僕。后山談叢別記一事云。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參寥謂老圃。曷潤澤之。老圃曰。天生靈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眞溫公之役也。合觀二事。溫公之修身齊家可見。與安石在鍾山。見老兵善埽地而喜。一旦誤仆燭。卽大怒斥去。正可互觀也。

婦女臺前看戲。車轎雜於衆男子中。成何風俗。且優人科譚。無所不至。可令閨中女聞見耶。

(集證)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闥。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邇來風俗。無處不好演戲。或於街市。或於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佻達之子。以看戲爲名。窺矚謔浪。靡所不至。以至調情啓淫。觸怒涉訟。皆屢見之。此風俗之最惡。所當急爲禁革者也。



宴客用優人，亦非異事。每見人家婦女，不論客之生熟，必垂簾觀劇，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鞵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孰甚。且邇來新戲，忠孝節義者，百不一二，偷情調戲者，十常八九。婦女觀之，不知原屬假事，尙認以爲真，所鬪匪細，不可不加意焉。

凡慢神、褻天之人，必有禍。非果天神怒加之禍也。彼於天神且不敬，則無處不放恣，可知故有得禍之理。

（集證）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鄉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澇，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

敬心能致福，此語最好。不必遠說，卽一日之間，兢兢業業，小心便所處平安。纔一放縱，便有些不如意事來。學者不必時存祈福之念，然正不可一刻忘了箇敬字。

人於一日間，要常常敬謹恐懼。所謂風波不必洞庭，此地此時，卽不可測，更甚於洞庭之風波，猶令人有躲閃處也。安得一時一事，大意過去。

天地鬼神，遇事警畏，然恐在禍福利害上著脚。終涉疎淺。古人亦臨亦保，若淵若冰。

不論有事無事。一是恂慄。本來作主。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人有輕於稱貸。雖重息亦欣然者。非流蕩不知事人。卽預存不償之心。斷斷勿予。

（集證）違禁取利。律有明條。有餘之家。時有所貸於人。亦宜公平收息。不得橫索。過取。亦不可典田當地。易招怨尤。諺曰。加息從輕。取利少緩。如此生財。子孫久遠。念貧者資身無策。難以卒辦。故責償之時。寧緩無急。寧輕取無重收。庶人易爲力。而樂於償。則怨遠矣。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干謁爲業。徧於富貴之門。有所得。則以爲己能。無所得。則以爲怨讎。今日無感恩之心。他日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有無相通。世情之常也。然輕於舉債者。必不可貸。蓋輕貸之人。非狼狽。則無賴也。其初心原無償意。始而急於應手。則禮恭言遜。感恩戴德之心。指天誓日可表。及至責償。恨不兵刃相加。寧以所償之費。爲訐訟之資。美意成惡矣。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懦。

（集證）人生世間，咸以無病無事爲福。究而論之，病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事特不可多耳，亦不可無。蓋多病身固難保，然無病則流於縱肆，而不自省矣。身亦惡乎保。多事家固難保，然無事則狃於怠荒，不自振矣。家亦惡乎保。故時或有病，則知所儆戒。時或有事，則知所操持。保身保家，未必不自有病。有事中來，未可卽以無病無事爲福也。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卻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人當於養身中兼外身，則所養成道德之身。於屏事中兼練事，則所屏盡遊間之事。立身於事外，然後事內之縱橫曲折，不眩於鍼芒。寄形於世外，然後世內之顛倒糾纏，悉照其羅網。

閒中宜看醫書。遇有病人，縱不敢立方製藥，亦能定衆說之是非，勝於茫然不知付諸庸醫者矣。

(集證) 世之君子自謂恥一物不知。卽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沈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脈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明其所以。夫與圈牢之養。何擇哉。

有病不能不服藥。是已。不知脈理難明。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生死禍福之異。天下之被庸醫所殺者。不可勝數矣。善夫程伊川之言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然則醫也者。蓋可忽乎哉。吾人於讀書之暇。留心醫書。是最緊要事。人亦何憚而不爲也。

陸宣公在忠州。哀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惟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元明人。及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尙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尙有能用。余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賤之人。嘗苦於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爲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

出所聞徧貼於人煙輳集之所，則濟人隱德，比於施藥，加十倍矣。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煖衣，無所事事，那得好結果。

（集證）天行一日不周，如此催趲。日月奔馳，如此逼迫。聖人知其然而居敬窮理，日進不止，故不知老之將至也。凡人不覺而謬自宴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心與物亡，身與歲盡，良可歎也。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昧也。職分之所當為者，不可自慢也。人而慢人之職，昧人之性，即使飽食煖衣，終身安樂，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謂之幸民。

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垂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

人品要兼文行。文人無行，固不足取。若村野農夫，儘有朴實者，遂謂之賢焉，可乎？夫子教弟子，亦曰：則以學文。蓋以行爲本，而文亦不可少者。

（集證）天地不能無過不及，方且用裁成輔相。況所生之人，其氣質豈能無過不及耶？故須學問之力。過者抑之，不及者補之，所以就中也。人奈何純任自然而不事稽古之功乎？

扶持資質，全在學問。任是天資近聖，少此二字，不得。故夫子自言：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教子張，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教人博學於文，教顏子博之以文。但不到一貫地位，終不成究竟。故頓漸兩門，各緣資性。

學問之功，生知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帖。

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樸者多不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

樸誠可慕也，風雅亦可懷也。旣性情之肫肫，復威儀之燦燦，學問深則疵累俱化，涵養久則品詣自純。文行兼優，斯可謂彬彬之君子。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卽此是天堂地獄

(集證)一念之當於理安於心氣象間自覺光明正直鄰鬼室而無恐一念之違於理昧於心氣象間自覺幽昏虛怯對有道而多慚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集義所生凡人常可取而驗之也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之中其心不昏且蕩者鮮矣

人惟一心發爲念慮正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不正頃刻知之卽可以正一念正頃刻失之卽是不正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天理人欲每每相勝一念提起則形神振作百邪逃散一慾稍萌則精血渙漫正氣銷亡可不懼且慎哉

一時動箇好念頭須要極力擴充不可聽其錮蔽動箇不好念頭須要當下斬斷不可容其潛滋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

別傳云名  
唐之宗室  
後更姓易  
名至妻亡  
而身亦孤  
故自號曰  
純陽子

荆園小語集證

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非望之福，禍必繼之，急當恐懼。修省多行善事，若一驕，則不可救矣。

（集證）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卽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勿遽喜也。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味喫虧，就是天地愛我，蓋我原薄福，又來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仇邊之弩易避，而恩裏之戈難防。苦時之坎易逃，而榮處之阱難脫。此比卦爲親附之義，需卦爲宴樂之象，而險皆設於其中。聖人防患之意微。

衰從盛出，否自泰生。故韓侯之受誅，胚胎於躡足之日；寇公之見斥，醞釀於拂鬚之時。君子遇造化圓滿處，便防他缺陷；我值人事優穠處，便防他冷落；我庶其超出此局。

李斯將死，而思東門牽犬；陸機將死，而思華亭鶴唳；諸葛長民將死，而思丹徒布衣；劉黑闥將死，而思家居鉏菜；人窮反本，至此迺悟。抑孰知四子未遇時，望富貴如飢渴也，而得之，反以殺身處。感履危，機可忽耶。



和睦勤儉者家必隆。乖戾驕奢者家必敗。此理如操券斷斷不爽。且驗之甚速。

(集證) 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卿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爲家興。

家道之興未有不由慈孝友愛兄弟無間及其敗未有不因兄弟間隙友恭道廢所見比比而是。但其興其敗機伏而事未甚彰人不之察耳。故家門和順總不外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三大倫而已。人亦力求爲和順而可哉。

橫渠張子說如今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爲害最大。君臣驕惰則國亡。子弟驕惰則家敗。志氣驕惰則身損。朱子教子只是勤謹二字。勤謹者驕惰之藥石也。魏元律先生甚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曰眞下流。小人命子孫書壁以自警。

語云布衣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桑蠶苦女紅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又云忍而和。齊家上策。勤與儉守業良圖。至言哉。人能於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花木禽魚皆足以陶情適趣。宣滯節勞。若貪戀太甚。反多一累。花木擇土宜者。遠方異種。費財費力而易壞。無庸也。

(集證)庭前卉木取其暢茂扶疎以觀造物生意耳。世俗多事。屈曲矯揉以爲盆景。不但近於小巧。且遏其生機。縱有別致可觀。皆非本來面目也。

語云。弄花一歲。看花十日。今長安衆卉爭欲先春。藏之窟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耶。遲開而久延歟。

馮長樂十歲吟。治圃詩云。已落地。花方遣。埽未經。霜草莫教鋤。仁厚天性。全生靈性命。已兆於此。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自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捋葉。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其不忍之心。沒於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攣。亦苦海。花木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了得便。非貪。能閒。卽是福。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弔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

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業，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

（集證）交遊中有道友、文友、詩友、酒友、棋友、琴友。近日則添馬弔友。夫馬弔之戲，昔以會者爲罕觀，今以不會者爲俗人，無人不學，無處不然。至戚好友相聚，不問寒暄，曰：何不弔弔，不以利則曰何趣之有。有詰之者，則曰：此文雅博戲，豈比呼盧其中趣味，非俗子所知也。每見耽此癖者，夜以繼日，廢寢忘食，遇客無禮，問事不應，不冠不櫛，若醉若迷，開衝包賠，各執一說，辯論不休，爭嚷成隙。況有因之而失業者，有因之而破產者，缺父母之奉者，有之；愆功名之期者，有之；秦晉而翻爲吳越者，有之；感壯而化作佹羸者，有之。雖曰雅戲，其與呼盧名異而實同也。若謂以之陶情，何如詩酒以之適興，無過琴書以之求名，非禮樂文章之譽以之謀利，豈商賈貿易之財。且弔之爲字，言喪災也，問終也，傷也，愍也，誰爲作俑而創此戲，立此名耶。高明者當思所以勸止之，杜絕之。若再增廣其譜，敷衍其說，助其焰而揚其波，更屬不可。

受諫是難事。每見朋友以過失相規者，當面唯唯，轉面卽向人曰：伊道我某事不是，伊不嘗亦作某事乎。不思此友面諍自是好意，我奈何背訐其過以相抵，且旣知其所爲

未當矣。我便宜取以爲鑒，反又效之，何耶？

（集證）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諫諍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誨我，多是好意，但肯返躬自責，痛改前非，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設進言者品行何如，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故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將終其身，不得聞過，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易咸人曰：君子以虛受人。書益贊於禹曰：謙受益，滿招損。若一味自以爲是，而不顧人言，此心先已窒塞而不通矣。亦思天下豈有是全在我，而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乎？且人非父兄師友，孰肯誨責，非契愛深交，孰肯諫論。泛然相識，不過背竊議之耳。幸賴直諒之友，過則相規，顯攻明責，能改則止，忠告善道，救已往之非，新將來之路，其益莫大焉。今人有過，不喜人知，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悔也，哀哉！

子路喜聞過，固是喜其得聞而改，亦是喜有直諒之友。又喜人敢以過告，必已平日未嘗拒諫飾非故也。今試默自檢點，終日所行，那得聞過。然不聞逆耳之言，過在友與，抑已不能受言耶。真難一朝安矣。

庚申仲秋客於吳門得價七千文上下兩冊寶山潘氏珍藏

## 好頭顱看看娥媚

### 滿肚皮想想歡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洗臉是整容美事，有關顏面，不可馬虎，請速採用有軟白香功能的西湖毛巾。

原來三角牌西湖毛巾洗臉，巾力所至，玉容生光，看看眼角全開，想想滿腹歡躍，有成潘安美貌般希望。

凡自愛者，務宜及早採用，夏季用西湖毛巾的機緣較多，改容效力，亦得速成，可即向三友實業社購買。

可憐！亦復可嘆！

今有人焉，時而咳嗽，時而吐血，屢治不愈，弄得神韻慘淡，面露倦容，身遭此厄，豈非可憐。

不幸咳嗽吐血，惟有悶坐家中，懶臥床上，使父母失歡，妻子哀愁，家道不幸至此，何等可嘆。

然咳嗽吐血者，以三角牌「真馬寶」治之，亦可化險爲夷，務請及早試服，每組三服，每服一元。

荆園小語集證跋

聖賢千言萬語蟠天際地無一不自謹小慎微中來以  
宣尼大聖人而出則事公卿四語皆日用飲食之恆推  
其分量雖聖人有終身不能盡者矣表兄張君尹先好  
學篤行誼踽踽涼涼不與俗俛仰及久與相處而道氣  
盎然有非近今文士所能頡頏者平日酷嗜申梟盟先  
生荆園小語一書以爲切近篤實人情物理體貼入微  
可以自儆可以教子弟精求之通乎性命而粗領之亦  
庶幾藉以寡過乃遍閱諸先正格言名論互相發明者

件繫各條之下爲集證一書壬戌癸亥間與度同學東  
阿出其書朝夕參校歎爲得未曾有忽忽垂二十年今  
重見之見聞益廣閱歷益深燦然大備每閱一過自顧  
生平不禁汗下洵持身之藥石而涉世之津梁也敬跋  
數語用告同志慎勿以其近也而忽之

乾隆丁丑春二月表弟董元度謹跋



荆園小語申臆盟先生進學之書也當先生時天下方以聲氣相驚詩賦相高先生獨退然伏處與二弱弟究心於身心切近之地其造詣爲何如耶向讀先生詩嘆其至性流露超然高寄推爲通明一流人物今讀是書乃知向所知者淺也予表兄尹先張君讀先生書有年復廣集先儒成說編爲集證一書其功勤而論核可謂有志於爲己之學矣往聞人言皆以尹先爲假道學假先輩嗟乎自世好奔競人驚聲華雖子弟已不能信其父兄又反誣之可深慨也予生也晚不及見尹先之爲

人戊申移居城內始得睹其遺書於殘毀零落中爲之  
裝訂而愛惜之或曰張君已蒙詬於前子復效尤將能  
免張君之譏乎嗟乎與其奔競而勿恥勿甯泯泯而無  
聞士憎茲多口自古嘆之久矣

乾隆癸丑夏五月湘皋宋藻敬跋

跋

丙辰冬余自歷陽別墅抵平原子貽芳尉署得從邑中

賢士大夫游張子潤田尹先生之曾姪孫也嘗袖一

編見示籤題荆園小語集證潤田指謂曰荆園小語者

廣平申島盟先生所著曾大父愛其語意真醇可以厲

世乃復引伸義類附各條下目以集證董曲江先生參

定成書家藏百餘年開雕力絀中懷頗耿耿頃與族弟

春旭議合貲付剞劂希賜校訂以行於世余受卒讀其

書純主勸善而不談因果嘉言娓娓逼似箴銘其精神

與世相感通不必侈言博濟十人讀一人化推仁錫類  
善量已恢士無雅俗沐三先生之風革澆漓還淳樸斯  
編其圭臬乎潤田春旭兩君子皆篤學有行誼深悉先  
人著書苦心梓而問世不以余固陋屬爲校閱余不敢  
辭因述兩君子之志識諸簡末而歸之

咸豐七年丁巳雨水日會稽司馬鵬翼甫氏謹識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三 角 牌  
西 湖 毛 巾

△△定評▽▽

用	想	碰	印	接
到	入	着	上	觸
後	心	鼻	眼	皮
來	頭	孔	簾	肉
很	真	像	是	覺
牢	美	香	白	軟

三 友 實 業 社

上 海 南 京 路 浙 江 路 東 首

# 三友實業有限公司

△著名三角牌棉織品水洗日晒永不退色精良實用人人歡迎▽

## 出品要目

種類繁多  
不及備載

印有價單  
備有布樣

如承函索  
即行寄奉

西湖毛巾	維也納	全幅被單	軟白浴巾	學生裝	真馬寶
軟白毛巾	一一二二嗶嘰	緞花被面	大小浴衣	單夾西裝	長壽丸
五彩毛巾	軟自由呢	毛巾被	男女浴鞋	單夾長衫	和氣丸
印花毛巾	大眾布	棉被墊褥	汗巾手帕	各種襪子	白碘藥水
消毒牙刷	黃斜紋布	床毯線毯	衛生筷	檯毯檯布	夾虛傷寒藥
三角香皂	白華達呢	帳子帳料	衛生紙	真藕粉	鷄眼藥水
潔白皂片	中華紗	枕套枕衣	衛生帶	龍井茶	腳癬藥水
自由霜	格而紗	木棉枕芯	女用藥棉	承接印件	西藏橄欖

地址：上海南京路浙江路東 電報掛號一五七七 電話九〇一五〇

△貨物上凡有三角牌商標即物質優良之保證購時務希注意▽